和諧之家

「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評估研究報告

二零一九年八月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RESEARCH REPORT

洪雪蓮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劉肇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

馮國堅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主辦機構 Organised By

和諧之家 HARMONY HOUSE

捐助機構 Funded By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同心同步同進 RIDING HIGH TOGETHER

研究協作單位 Study Conducted By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CKNOWLEDGEMENT

鳴謝

研究小組向參與小組的所有男士協助是次研究，表示衷心的感謝。蒙和諧之家的委託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研究經費，其支持協助，使順利完成，謹此致謝。

目　錄

1 鳴謝

2 目錄

3 表格一覽

4 報告摘要

5 Executive Summary

6 第一章 - 機構及計劃簡介

8 第二章 - 研究設計

14 第三章 - 參加者背景

22 第四章 - 「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社群敘事實踐模式

57 第五章 - 個別訪談研究結果

66 第六章 - 分析及討論

71 第七章 - 總結及建議

76 參考文獻

78 附件一：個別訪談大綱 (小組開始前)

79 附件二：個別訪談大綱 (小組結束後)

80 研究團隊成員

表格一覽

12 表1 - 個人訪談及小組記錄數字一覽

14 表2 - 參加者、參加者伴侶年齡及其年齡差距

14 表3 - 參加者及其伴侶教育程度

15 表4 - 子女數目

15 表5 - 婚姻年期

15 表6 - 婚姻狀況 (同居、已婚、分居、離婚)

16 表7 - 個人經濟收入

16 表8 - 衝突成因

17 表9 - 所面對的暴力

17 表10 - 忍受暴力/維持關係的原因

17 表11 - 暴力對待子女

18 表12 - 忍受暴力的時間

18 表13 - 首次求助的對象

19 表14 - 報警求助

19 表15 - 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20 表16 - 尋找服務的動機

20 表17 - 對「男天計劃」服務的期望

報告摘要

在香港家庭暴力服務中，婦女為主要服務對象，男士受虐者一直被忽視。鑑於男士在親密伴侶中遭遇暴力的個案近年不斷增加，和諧之家就「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精神健康及服務需要，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洪雪蓮博士、劉肇薇博士和馮國堅博士進行敘事實踐模式的設計及評估研究。本研究目的包括(1)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設計具性別角度的介入模式；及(2)評估「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參加男士小組後在壓力、對性別角色的理解及情緒健康方面的改變。

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設計的社群敘事實踐主要運用了五個「對話地圖」：踏上「男士小組」」的旅程；「外化問題」；「重寫生命的故事」；挑戰/抵抗「秘密」及解構主導「男性特質」論述。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個別訪談及小組內容記錄為資料搜集方法，於2017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間訪問了《「重新出發」男士小組》共17位參加者。整項研究共進行了32次個別訪談及3個小組共17節聚會。

主要研究結果

社群敘事實踐非常適合應用於面對家暴處境受虐男士的群體中。由於小組內都是「同路人」，參加者可以互相支持及學習如何應對家庭暴力。在「男士小組」的旅程中，參加者分享及討論不同的主題，包括婚姻關係、子女照顧及成長、對自己的認識等。參加者指出他們除了面對肢體暴力外，也受到精神虐待。暴力關係影響了參加者的身心健康、對婚姻的信心、子女成長、其他家人及工作。在「外化問題」的過程中，參加者為暴力關係命名並發現自己擁有對應問題的知識、技巧和方法。「爸爸」是參加者在「重寫生命的故事」中的共通的選取身份；他們愛錫子女、擔心家庭暴力對子女的精神健康和價值觀的影響。其他人/社會上對男士受虐的不理解、甚至質疑，使參加者不容易對外透露自己的處境，但他們會挑戰/抵抗「秘密」，而「秘密」與主流「男性特質」論述是緊扣的。透過檢視傳統男性特質帶來的限制、他們的行動及背後所重視的價值觀、信念以至選取身份，參加者挑戰了主流男性特質的定義，把這群男士稱為「蜕變中的現代男士」。參加者也強調家暴本身是不能接受的；不論是男女受虐，都同樣會受到傷害。

建議

跟據研究結果，研究團隊提出兩方面的建議：社會服務政策及社會工作實踐。有關服務政策的建議包括跨專業合作、加強公眾教育、改善對「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及家庭成員、離異家庭的支援。社會工作實踐方面的建議包括在成立小組前加入個人訪談、推行社群工作、針對父親身份提供支援、實踐女性主義男士工作、探討反家暴的性別協作及運用社群敘事實踐。

Executive Summary

In Hong Kong, women have been the major users of social services serving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while male victims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The phenomena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with male victims has aroused rising concern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mental health and the service needs of "male victims of IPV" (henceforth "male victims"), The Harmony House has commissioned Dr. Hung Suet-lin, Dr. Ava Siu-mei Lau and Dr. Fung Kwok-ki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o develop a gender specific intervention model based on narrative practice and conduct an evaluation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model.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are (1) to co-create gender specific intervention model(s) for male victims of IPV jointly by the Harmony House and the research team; and (2) to evaluate the male victim paraticipants' changes in stress,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roles and emotional health.

The intervention model that is based on narrative practice adopts five conversation maps: joining the men's group journey; externalizing the problem of violence/violent relationship; re-authoring; challenging/resisting 'secrecy'; and deconstructing dominant discourses of 'masculinities'. The research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Iodgy by collecting data including pre- and post-individual interviews of group members as well as contents of all sessions of the men's groups. Between December 2017 and March 2019, there were 17 participants of the three men's groups delivered. Thirty-three individual interviews and 17 group sessions were conducted in total.

Major findings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 in group has proved to be appropriate for working with male victims of IPV. As members of the groups shared similar situation, members received mutual support and learnt from each other how to respond to domestic violence. During the men's group journey, group members have shared and discussed various topics including marital relationship, childcare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d self understanding. Participants revealed that they have endured psychological violence in addition to physical abuse. The violent relationships have adversely affected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fidence towards marriage, the growth of their children, other family members and their work. Through 'externalizating the problem', participants named the violence/violent relationship and were able to idenifiy their knowledge, skills and methods in responding to the problems. 'Father' was the shared preferred identity among the participants during 're-authoring'. They love their children, worry about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domestic violence on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learning about values. Given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r even queries by other people and the society at large, it was not easy for these male victims to reveal to others their situation. However, they have challenged/resisted 'secrecy',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dominant cultural discourses of masculinities. By examing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raditional definitions of masculinities, their actions in response to violence, the values and belief that inform the actions, and their preferred identity, particiipants challenged the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s of maculiniites and name themselves collectively as "contemporary man in change". Participants have also emphased that domestic violence is unacceptable, and it creates harm to victims regardless of gender.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research findings, the research team has made recommendations of two levels: social service policies and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Regarding service policies, tran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strengthening public education, providing services to support mal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divorced families are proposed. For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conducting pre-group interviews, doing group work, delivering support to fathers, practising feminist social work with men, exploring gender partnership in combat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adopting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

機構簡介及計劃簡介

1.1 引言

為增加大眾對和諧之家及《「男」天再現　受虐男士自強計劃》的認識，研究小組邀請和諧之家撰寫機構及計劃簡介。此章為背景資料，令大眾可以更全面了解和諧之家所提供的服務，研究小組在此再次表示感謝。

1.2 和諧之家 機構簡介

和諧之家成立於1985年，是全港第一間為受虐婦女及其子女提供庇護服務的機構。至今已發展成為一站式的家暴防治中心，以多元化預防、治療及發展性服務，協助受家暴影響的家庭，並透過不同類型的社區教育活動，推廣和諧健康的家庭關係。此外，機構更為跨專業人士提供培訓，並倡議政策及法律的改革。

1.3 「男」天再現 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在現今香港社會，「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此名稱強調男士面對特定處境。在本研究報告中「家暴受虐男士」及「受虐男士」與此名稱互換使用)面對尋找支援服務的困難。關注這些男士，和諧之家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於 2016 年 10 月開始推行為期三年，名為『男』天再現 - 受虐男士自強計劃服務 (文稱「男天計劃」)。

「男天計劃」透過多元方式推廣「男士可以是家庭暴力(文稱「家暴」)的受虐對象之一」，並運用不同方式接觸潛在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鼓勵他們及早尋求支援。計劃為受虐男士及使用暴力的伴侶提供個案及小組輔導，以重建個人新生活、療癒心靈(Healing)及促進他們增加信心和能力感 (Empowerment)，為當前困局另覓出路。機構期盼透過計劃提昇社會大眾預防家暴的意識及倡議家暴不分性別和「零容忍」的信息，並與業界及其他跨專業界別人士交流及分享支援受虐男士的服務經驗和實踐智慧。

1.4 服務概覽

1.4.1 社區教育講座

透過不同社區教育講座，讓社會大眾認識婚姻關係衝突對家庭及親子關係的影響、預防家暴教育之信息、親密伴侶之間的暴力現象，以及讓大眾了解不論男或女也有可能使用暴力或遭受暴力對待。講座的對象包括了不同年齡、地區或職業身份的社會人士。

1.4.2 個人輔導服務

為家暴受虐男士及其伴侶提供危機介入、深入輔導及個案跟進服務。服務使用者能知道如何應對即時衝突危機，設立安全計劃。透過輔導服務，支援他們處理因家暴而出現的傷害，重建個人自信心及權力感。

1.4.3 治療小組

治療小組以敍事實踐的方式作介入，協助受虐男士處理因經歷親密伴侶暴力所造成的傷害，檢視問題對他們自身的影響，發掘他們應對問題的能力，以重寫他們生命的故事。同時，小組提供了平台讓他們連繫，一起互相支持，令他們知道自己不是孤單面對困境，以催化他們重新找到內在資源和力量，跨過難關。

1.4.4 網站平台及男士熱線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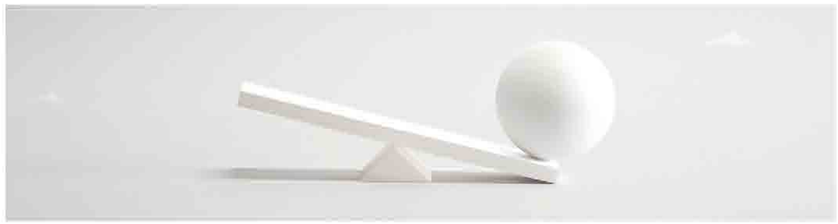
男天計劃更新了本中心現在的男士熱線服務，提供諮詢及熱線輔導給家暴受虐男士。同時，利用網站平台發放有關男士受虐支援服務資訊；接觸有需要的男士。透過網絡媒體包括Youtube及Facebook的平台，進行了不同形式及主題性的比賽活動，藉此引起公眾對性別角度、家暴受虐男處境及社會論述等議題的關注和討論，令家暴受虐男士的需要獲得正視及推動服務長遠發展。

1.4.5 跨專業培訓

男天計劃舉辦培訓工作坊給業界及其他跨專業合作的同工，包括社工、輔導員、教牧同工、教師以及警方等，增加對受虐男士的了解；認識與個案建立合作關係的技巧及相關的介入策略等，以提升助人專業的敏感度。

1.4.6 同行者及「迴響團隊」(Reflecting Team)義工服務

男天計劃邀請經歷過家暴及接受了輔導的男士參加「同行者」訓練，以其經驗作為藍本，提供支援給正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又稱後來者)。過程中，透過多元化活動，例如：運動、遠足、聚餐及藝術創作等方式，凝聚過來人與後來者分享經驗及互相支持。另外，在敘事治療框架下，招募了社區人士進行「迴響團隊」義工訓練。完成訓練的義工及受邀請的男士進行見面活動，在安全及支持的環境下分享生命故事；過程中受虐男士與義工的生命故事互相連繫及觸動，有助豐厚受虐男士的故事及確立新的身份，使其變得更堅實。



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

2.1 引言

和諧之家就「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精神健康及服務需要，探索發展一套敘事實踐小組介入模式，並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洪雪蓮博士、劉肇薇博士和馮國堅博士進行小組介入模式的設計及評估研究。

家暴受虐的男士除了承受身體及精神的傷害外，社會主流論述對他們也造成壓力及傷害。和諧之家(下稱「機構」) 《「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下稱「計劃」)包括小組工作及社會層面的介入。男士小組採用敘事實踐模式協助男士重寫生命故事 - 探討應對衝突/暴力的策略、有關親密關係的價值觀，改變被動受害者的身份認同，解構社會論述及結構等議題，從而促進家暴受虐的男士發掘自己的能力、意向、重要價值觀與希望。本研究評估敘事實踐小組對參加者在個人及社群層面的影響，透過追蹤參加者的小組經驗，評估此介入模式的績效；而本研究所探討的改變維度乃依據項目所訂定的介入目標。

2.2 研究目的

2.2.1 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設計具性別角度的介入模式；及

2.2.2 評估「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參加男士小組後在壓力、對性別角色的理解及情緒健康方面的改變。

2.3 文獻回顧

親密伴侶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是在任何社會背景下都絕對不能接受的。在香港，助人專業人士 (helping professionals) 一直在關注親密伴侶暴力。在過去的數十年裡，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為解決這問題而努力，包括社會福利署於1997年4月設立了虐待配偶個案中央資料系統和一個處理親密伴侶暴力案件的部門(社會福利署,2011a)。由於大多數家暴個案是男性向女性施虐，過去十多年間，服務主要集中於協助女性受虐者，同時也有開展有關男性施虐者的實驗項目。在過去幾年間，社會福利署或警方數字反映男性被虐的個案數字有上升的趨勢，親密伴侶暴力中的男性受虐者開始備受社會工作者關注。

親密伴侶暴力中的男性受虐者的數字一向偏低，根據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統計數字，在2018年只有550位(社會福利署,2011b)，一般認為真實數字應較高，原因是男性較不願意向外間尋求協助。男士在家庭暴力(下稱「家暴」)中受害的現象，為過往對親密伴侶暴力的理解帶來了挑戰，原因是已有的社會研究在分析親密關係暴力時，主要是針對男性壓迫女性，並展現當中性別權力的不平等。

研究設計

在國際層面，女士在家庭中對男士作出暴力行為的成因、施暴的過程、其行為對男性受害者及使用暴力的婦女的影響，以及對整個家庭的影響並未被充份了解；香港的情況也一樣。和諧之家《「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是向男性IPV受害者提供服務的先驅者之一。他們運用不同的介入手法包括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及社區教育。在缺乏對這些家庭的理解及急需發展本土化的介入手法的背景下，此研究項目提供了一個探索實踐模式及評估服務成效的寶貴機會。因此，本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填補社會工作領域有關知識的空白，並擴闊應用敘事治療/實踐於男士工作的可能性。

2.4 本地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2.4.1 「親密伴侶暴力」的定義

正如世界各地的統計數據所顯示，親密伴侶暴力的特點是女性受男性施暴。對受虐男士的研究不僅在香港，在其他所有地方都很欠缺。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2006)對「親密伴侶暴力」的定義，「親密伴侶暴力(IPV)是兩個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包括]現任和前任配偶和約會對象」(第1頁)。進行有關討論時，「親密伴侶暴力(IPV)」與「家庭暴力(DV)」往往互換使用，而後者可能涉及除夫妻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員。根據美國心理學會(2001)的定義，家庭暴力是「一種行為、態度和信念上持續進行的模式。在親密關係中，通過使用心理、身體和/或性脅迫來強逼以維持權力和嘗試控制」(第 3 頁) 。

2.4.2 香港「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處境

西方社會已有少數有關親密關係中男士作為受害者的研究，其中大部份研究集中探討男士尋求協助的障礙。在亞洲的研究中，張等(2009)探討了亞洲男士的求助行為，發現影響男性求助行為的因素包括秘密、文化價值觀、男性身份、寬容、羞恥和失去面子等。對於求助模式的預測，社會支援的提供、情境壓力及對脆弱的接受程度都是重要的變項；亞洲文化價值觀與男性不願意尋求幫助密切相關。對男性受害者的研究固然很少，對使用武力的婦女的研究便更少。親密伴侶暴力中，「自衛」被認為是女性犯罪的原因，其他解釋包括精神病理學、憤怒、報復、無力感、缺乏資源和挫折等(Follingstad, et al, 2002; Manchikanti Gomez, 2011)。本地不論是針對「男性被虐」及「女性指用暴力」的研究均非常缺乏(和諧之家,2014)。張等(2009)的研究發現，在 2007-2008 年，本港只有由政府或非政府組織提供的9個家庭暴力相關項目，而當中並無服務項目是專門協助親密伴侶暴力中的男性受害者的。現有為男性提供家庭暴力支援的兩條電話熱線服務，主要是幫助男性受虐者。

研究設計

2.4.3 香港「親密伴侶暴力」的論述

在香港，家庭暴力仍然被認為是私領域的事情，應該在家庭內部處理；在社會上，家暴被認為是羞恥、不宜向外透露；在這些文化因素下，家暴處境中的男性和女性尋求幫助亦同樣面對障礙。鼓勵及協助絕大部份家暴受害者–女性–的工作必需繼續及強化；與此同時，面對親密伴侶暴力中男性受害者的數字的上升，社會也需正視他們的情況和服務需要，建立針對本地男性受害者的介入模式是逼切和重要的工作。阻礙男性求助的因素包括隱秘、寬容、羞恥和失去面子等，這些都是社會建構的男性特質，有礙他們求助。因此，為男性特質重新定義是介入模式的必要元素。

有關挑戰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的主流論述，女性主義學者提供了各種可能性，包括採用後結構主義論述發展解構主流大論述的策略。Pease (2000, 2010) 建議的步驟是避免論述主導(avoiding discourse determination)；擴大論述中主體位置的範圍(increasing the range of subject positions in a discourse)以增加改變的可能性；對抗與挑戰主流論述；建立可替代的主體位置；發展鼓勵對抗的方法；尊重自我及採納「多重身份」的觀點。經歷內在衝突和矛盾的男士因受到不同的論述影響；會導致具矛盾性的定位或主體性，可以透過參與建構新論述、新的權力分配以建立新的自我(Davis,1990)。

2.5 以敘事實踐作為介入手法

本研究的首個目標是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設計具性別角度的介入模式，研究團隊與和諧之家「男天計劃」工作團隊選擇了敘事治療/實踐模式，認為這模式非常適用於「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這個群體。

敘事治療的出現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 Michael White 及 David Epston 所創造。敘事治療應用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及社會建構學說，挑戰個人化的病理解釋、帶來孤立和自責的傳統治療/實踐模式。敘事治療/實踐視問題的本身就是問題，而人的本身並不是問題；因此，透過「外化問題」(externalisation)將人和特定的問題區分，人便有空間調控跟問題的距離和關係，對問題的影響和控制進行抵抗和展現個人自主性(personal agency)。透過尋找當事人應對問題的方法和採取的行動，當事人會發現自己運用的知識、技能和策略，行動背後的價值觀、信念、追求和堅持，重新編寫生命故事。敘事建立身份，重寫生命故事帶來對身份的探索、「選取的身份」(preferred identities)的建立。當治療師與個人在對話中展現支持當事人行為的價值觀、動機與信念時，個人與治療師是在一起編寫「選取故事」(preferred stories)及建立「選取身份」；因此，治療過程被認為是一個「共同研究」(co-research)、「共同寫作」(co-author)的過程；當事人才是他自己的專家，治療員的角色是平等地參與(Freedman & Combs, 1996; Morgan, 2000; White, 2007; White & Epston, 1990)。個人身份的建立是透過與人互動產生的，敘事治療運用「迴響團隊」(outsider witness) 方法 (White, 1995)，讓當事人對選取的故事作更豐厚的描述，她/他們的能力、知識、技能得到確定，新的身份被堅定。

敘事治療/實踐也是一個對主流論述解構的工程，解構問題故事的社會建構及當中權力的運作。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指出文化、社會制度、語言 等在建構個人和集體的經驗和意義;後結構主義則質疑所謂「真理」，認為「主流」、「真理」是權力的產物，但人不會被動接受權力的卡壓，「那裏有權力，那裏便有抵抗」；兩套學說均指向改變的可能性。要挑戰社會建構、權力，治療/實踐便必需超越個人層面；因此，與許多傳統的個人/家庭治療法不同，敘事治療的概念和方法已經發展至在小組和社區中運用，成為社群敘事實踐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以回應社群共同面對的社會壓迫，而有關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的故事更可以促進社會運動(Denborough, 2008, 2012)。

敘事實踐促進被邊緣化、被主流論述及制度壓迫的社群重新檢視內化了的(internalised)、帶來自我責備、失敗身份的社會標準，進而挑戰語言的運用、文化及社會制度。以親密伴侶暴力中的男性受害者為例，敘事實踐運用女性主義理論，會著重探討男性文化及主導男性特質對這「少數群體」的影響。社群敘事實踐正好把這些在社會上被「全人化描述」(totalizing description)為有問題的組群凝聚一起，在社群中見證著解構主流社會論述、挑戰「全人化判斷」、建立「選取的身份」的過程，同時透過互相給予迴響，確認及強化新的身份。此外，敘事實踐強調社群中可以有不同身份、聲音、規範(norm)的展現，這有助擴闊個人及社群的包容性，增加生命中的選擇。

2.5 研究方法

男士小組的參加者由機構根據預定的準則招募，包括婚姻狀況、家暴經驗及對家暴情況的自我評估等。當社工接觸到符合參與小組條件的「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時，都會邀請他們參與「重新出發」男士小組。「重新出發」男士小組運用社群敘事實踐模式，由研究團隊設計，採用五個「對話地圖」作搜集和分析資料的框架，但同時保持開放性，以吻合質性研究的特性和善用其優點。此研究於2017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間進行，機構採用社群敘事實踐模式進行了三個「重新出發」男士小組。本研究獲參加者同意，於小組介入前及介入後進行個別訪談及錄音；小組進行時，所有內容也有錄音，成為研究資料。

2.5.1 個別訪談及小組記錄

本研究採用個別訪談及小組內容記錄方法。此研究屬縱觀(Longitudinal)性質，探討參加者的轉變，採用組前及組後比較設計。訪談的討論大綱按照項目訂定的介入目標設計，包括參加者的家暴經驗、小組參與的情況、與組員的互動、個人反思及參加小組後的轉變等。本計劃共有17位小組參加者，有部份參加者因各種原因沒有接受組後訪談；整項研究共進行了32次訪談(見表1)。小組記錄方面，所有小組過程也會被錄音。在2017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間，共舉 行了3組共17節聚會(見表1)。

表 1　個人訪談及小組記錄數字一覽

		小組組別 一	二	三	總計
個人訪談	小組前	8	4	5	17
	小組後	7	3	5	15
	個人訪談總計	15	7	10	32
小組記錄總計		7	4	6	17

參加者背景

此研究的17位參加者(N=17)都是男性，他們來自和諧之家《「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並願意參加「重新出發」男士小組。參加者背景資料來自組前的自填問卷。

3.1 個人資料

表2為參加者、參加者伴侶年齡及其年齡差距。參加者的平均年齡是43.18歲，年齡最輕為28歲，最年長為65歲。有12位參加者願意提供伴侶年齡的資料，參加者的伴侶平均年齡是40.17歲，年齡最輕為26歲，最年長為60歲。參加者與伴侶的平均年齡差距為3.83年，年齡差距最少是1年，最多者10年。有3位參加者的伴侶年齡比他大，另外9位參加者年齡較伴侶大。

表 2 參加者、參加者伴侶年齡及其年齡差距

		參加者年齡	伴侶年齡	參加者與伴侶的年齡差距
計數	有效	17	12	12
	遺漏	0	5	5
平均數		43.18	40.1667	3.8333
中位數		43.00	40.0000	3.0000
眾數		38[a]	40.00	2.00
標準差		9.268	9.36952	2.44330
最小值		28	26.00	1.00
最大值		65	60.00	10.00

a. 存在多個眾數。顯示最小的值

表3是參加者及其伴侶教育程度。參加者中，中學程度的有表8位，達大學或以上的有9位。有15位參加者願意提供伴侶教育程度的資料，中學程度的有8位，達大學或以上的有9位。有6位參加者與伴侶的教育程度相等，另外9位則其中一方較高。

表 3 參加者及其伴侶教育程度

		小學計數	中學計數	大學或以上計數	總計計數
伴侶教育程度	小學	0	2	1	3
	中學	0	3	0	3
	大專	0	1	4	5
	大學或以上	0	1	3	4
	遺漏	0	1	1	2
	總計	0	8	9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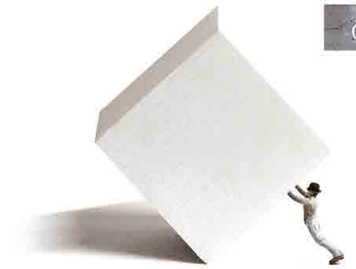


表4是參加者的子女數目，9位參加者有1名子女，8位有兩名子女。

表 4 子女數目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1.00	9	52.9	52.9	52.9
	2.00	8	47.1	47.1	100.00
	總計	17	100.00	100.00	

表5及表6是參加者的婚姻狀況與婚姻年期。參加者的婚姻年期平均為10.29年，最短是2年，最長是30年。在參加小組時，有7位參加者仍在婚姻關係中，3位正辦理離婚，3位與伴侶分居，4 位已經離婚。

表 5 婚姻年期

		參加者年齡
計數	有效	17
	遺漏	0
平均數		10.29
中位數		8.00
眾數		6[a]
標準差		7.007
最小值		2
最大值		30

a. 存在多個眾數。顯示最小的值

表 6 婚姻狀況(同居、已婚、分居、離婚)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已婚	7	41.2	41.2	41.2
	離婚	4	23.5	23.5	64.7
	分居	3	17.6	17.6	82.4
	正處理離婚	3	17.6	17.6	100.0
	總計	17	100.0	100.0	

表7是參加者的個人收入。有4位參加者每月收入$20,000以下；有9位每月收入$20,000-$50,000；有 3 位每月收入$50,000 或以上。另外有1位每月領取退休金。

表 7　個人經濟收入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20000 以下	4	23.5	23.5	23.5
	20000-50000	9	52.9	52.9	76.5
	50000+	3	17.6	17.6	94.1
	退休金	1	5.9	5.9	100.0
	總計	17	100.0	100.0	

3.2 家庭暴力情況

表8列出主要的婚姻關係衝突成因。參加者同時面對一項或以上的衝突成因，當中子女管教問題及經濟原因佔多，均為58.8%；其次是姻親關係及婚外情，均佔35.3%。

表 8　衝突成因

		回應		
		計數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衝突成因[a]	姻親關係	6	12.8%	35.3%
	管教問題	10	21.3%	58.8%
	婚外情	6	12.8%	35.3%
	經濟	10	21.3%	58.8%
	夫妻溝通	5	10.6%	29.4%
	性生活	2	4.3%	11.8%
	個人價值	2	4.3%	11.8%
	宗教信仰	3	6.4%	17.6%
	其他	3	6.4%	17.6%
總計		47	100.0%	276.5%

a. 二分法群組於值1表格化。

表9是參加者曾經面對的暴力。有9位參加者面對伴侶的精神暴力，有8位面對伴侶的肢體及精神暴力。

表 9　所面對的暴力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精神暴力	9	52.9	52.9	52.9
	肢體及精神暴力	8	47.1	47.1	100.00
	總計	17	100.00	100.00	

表10是參加者忍受暴力或繼續留在暴力關係的原因。參加者會因1個或以上的原因停留在暴力關係中，以不想家庭破裂(64.7%)及為了子女(58.8%)佔大多數。

表 10　忍受暴力/維持關係的原因

		回應		
		計數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忍受暴力/維持關係的原因[a]	為了子女	10	32.3%	32.3%
	不想處理離婚程序	1	3.2%	3.2%
	個人聲譽	1	3.2%	3.2%
	被對方威嚇	1	3.2%	3.2%
	住屋資產	1	3.2%	3.2%
	不想家庭破裂	11	35.5%	35.5%
	希望對方作出改變	2	6.5%	6.5%
	信仰	3	9.7%	9.7%
	不知道出路如何	1	3.2%	3.2%
總計		31	100.0%	100.0%

a. 二分法群組於值1表格化。

表11列出參加者子女所面對的暴力情況。有2位參加者的伴侶對子女有施行肢體暴力，有1位對子女作出喝罵。另外有5位參加者認為子女受到精神虐待。

表 11　暴力對待子女

	虐兒性質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沒有/不適用	9	52.9	52.9	52.9
	肢體暴力	2	11.8	11.8	64.7
	精神虐待，子女因父母關係承受很大壓力，情緒受困擾	5	29.4	29.4	94.1
	喝罵	1	5.9	5.9	100.0
	總計	17	100.0	100.0	

3.3 求助情況

表12統計參加者在首次接觸和諧之家前面對家庭暴力的時間。參加者平均承受5.88年的暴力對待，最短是1年，最長是12年。

表12 忍受暴力的時間

		參加者年齡
計數	有效	17
	遺漏	0
平均數		5.8824
中位數		5.0000
衆數		5.00[a]
標準差		3.53345
最小值		1.00
最大值		12.00

a. 存在多個衆數。顯示最小的值

表13是參加者受到暴力對待後，首次求助的對象。最多參加者選擇的求助對象是家人(76.5%)，選擇社會服務機構的只有11.8%；有約四分一(23.5%)的參加者曾向警方求助。

表13 首次求助的對象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警察	4	23.5	23.5	23.5
	社會服務機構	2	11.8	11.8	35.3
	家人	7	41.2	41.2	76.5
	朋友	1	5.9	5.9	82.4
	教會	2	11.8	11.8	94.1
	自行求助	1	5.9	5.9	100.0
	總計	17	100.0	100.0	

表14是參加者報警求助的情況，有9位參加者受暴力對待後曾經報警求助。

表14 報警求助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沒有報警	7	41.2	41.2	41.2
	有報警	9	52.9	52.9	94.1
	遺漏	1	5.9	5.9	100.0
	總計	17	100.0	100.0	

表15是參加者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的情況。在填寫參加小組前的問卷時，有超過60%的參加者從來沒有接受精神科藥物治療、面見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專家。有40%的參加者曾經參加「男天計劃」以外、和諧之家舉辦的社交或興趣小組。有少數(26.7%)參加者曾經接受正式精神健康評估。

表15 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從來沒有		有 (在過去 30 天內)		有 (不在過去 30 天內)	
	計數	列N%	計數	列N%	計數	列N%
1/ 接受精神科藥物治療	11	73.3%	0	0.0%	4	26.7%
2/ 面見精神科醫生	9	60.0%	1	6.7%	5	33.3%
3/ 面見心理專家	10	66.7%	0	0.0%	5	33.3%
4/ 面見其他心理、精神健康類別的治療師	9	60.0%	2	13.3%	4	26.7%
5/ 參加「男天計劃」以外的社交或興趣小組	6	40.0%	6	40.0%	3	20.0%
6/ 曾否接受正式精神健康評估?	11	73.3%	0	0.0%	4	26.7%

表16是參加者尋找服務的動機。過半參加者(52.8%)想與人傾訴，其次是學習應對太太的暴力問題(47.1%)。

表16 尋找服務的動機

		回應		
		計數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尋找服務的動機[a]	改善關係	2	5.6%	11.8%
	法例上保障自己	6	16.7%	35.3%
	與人傾訴	9	25.0%	52.9%
	應對太太的暴力問題	8	22.2%	47.1%
	就性行為、經濟事宜(買樓、供樓)諮詢意見	3	8.3%	17.6%
	尋找出路	3	8.3%	17.6%
	以自己的經歷鼓勵身邊人	3	8.3%	17.6%
	自解自己	2	5.6%	11.8%
總計		36	100.0%	211.8%

a. 二分法群組於值1表格化。

表17是參加者對「男天計劃」服務的期望。過半參加者(52.8%)希望獲得法律資訊，其次是希望得知解決現正面對困難的方法 (47.1%)。

表17 對「男天計劃」服務的期望

		回應		
		計數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對服務的期望[a]	情緒輔導	5	11.6%	29.4%
	法律資訊	9	20.9%	52.9%
	接觸太太	1	2.3%	5.9%
	與人傾訴	5	11.6%	29.4%
	參加小組	2	4.7%	11.8%
	減少夫妻的爭吵	1	2.3%	5.9%
	婚姻關係影響子女的行為問題	3	7.0%	17.6%
	學習與伴侶相處技巧	1	2.3%	5.9%
	有同路人互相支持	4	9.3%	23.5%
	得知方法解決現正面對的困難	8	18.6%	47.1%
	了解現時情況	4	9.3%	23.5%
總計		43	100.0%	2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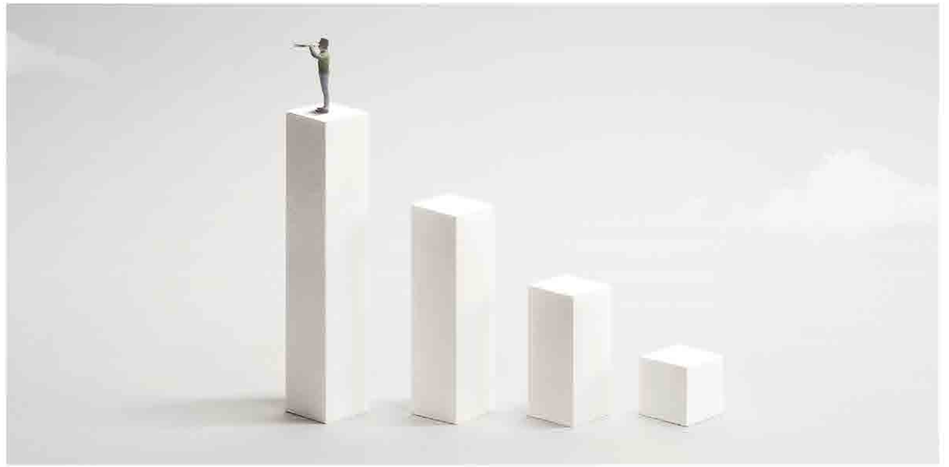
a. 二分法群組於值1表格化。

3.4 小結

參加者組前的自填問卷結果顯示，參加者的個人背景的差異頗大。參加者的平均年齡是43.18歲，年齡最輕為28歲，最年長為65歲。伴侶平均年齡是40.17歲，年齡最輕為26歲，最年長為60歲。參加者與伴侶的平均年齡差距為3.83年。參加者教育程度是中學的有8位，達大學或以上的有9位；伴侶的教育程度方面，達大學或以上的有9位、中學程度的有8位。參加者的婚姻年期平均為10.29年，最短是2年，最長是30年；有7位仍在婚姻關係中，3位正辦理離婚，3位與伴侶分居，4位已經離婚。個人收入的差異也大，有4位參加者每月收入$20,000以下；有9位每月收入$20,000-$50,000；有3位每月收入$50,000或以上；另有1位在領取退休金。

家庭暴力方面的背景，所有參加者都同時面對一項或以上的衝突，當中以子女管教問題及經濟原因佔多，均為58.8%；其次是姻親關係及婚外情，均佔35.3%。有9位參加者面對伴侶的精神暴力，有8位同時面對肢體及精神暴力。參加者忍受暴力或繼續留在暴力關係的原因，以不想家庭破裂(64.7%)及為了子女(58.8%)佔最多。有2位參加者的伴侶對子女有施行肢體暴力，有1位對子女作出喝罵；另外有5位參加者認為子女受到精神虐待。參加者平均承受5.88年的暴力對待，最短是1年，最長是12年。

求助經驗方面，最多參加者首次求助的對象是家人(76.5%)，選擇社會服務機構的只有11.8%；有9位參加者(52.9%)受暴力對待後曾經報警求助。有超過60%的參加者從來沒有接受精神科藥物治療、面見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專家。有40%的參加者曾經參加「男天計劃」以外、和諧之家舉辦的社交或興趣小組。有約四份一參加者(26.7%)曾經接受正式精神健康評估。參加者尋找服務的動機主要是想與人傾訴(52.8%)，其次是學習應對太太的暴力問題(47.1%)。過半參加者(52.8%)對「男天計劃」服務的期望是希望獲得法律資訊，其次是希望得知解決困難的方法(47.1%)。



「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社群敘事實踐模式

4.1 社群敘事實踐簡介

本研究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設計了社群敘事實踐模式，採用了不同的「對話地圖」，包括「外化問題」(externalization)、「重寫生命故事」(re-authoring)及「解構」(deconstruction)。社會上有不同的組群，他們的身份受著單薄的故事所影響，被主流社會論述定義為「有問題的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是一個例子；重點是他們並不喜歡(prefer)這個身份。敘事實踐者運用「對話地圖」，陪伴當事人一起探索生命的路向，發掘一直被遺忘的生命故事，從不同角度發展個人的多元身份 (multiple identities)、豐厚個人選取的故事、確認新的身份、建構不同的生命意義。

「問題是問題，人不是問題」是敘事實踐的世界觀。這立場具政治性，它挑戰了「責備受害人」、把問題個人化的社會傳統；因此，敘事實踐本身是尋求社會公義的，它連結被孤立、邊緣化的人，對抗主流定義的「正常」、「社會標準」、個人主義及其它主流論述。基於這些信念，敘事治療/實踐的獨特性在於它超越在個人和家庭層面的協作，意圖影響更廣泛的社區；方向是從治療至社會變革，推動社會行動和經濟發展，填補傳統治療與社會激進主義之間的鴻溝 (Hung, 2011)。

社群敘事實踐是把敘事概念應用於群體中 - 小組、社區、跨地區社群等，特別適用於被邊緣化、歧視和經歷不公義的群體，也包括經歷悲傷、衝突、虐待和失落、資源有限、貧困的社區。面對家暴處境的婦女與男士，在主流「正常」定義下是「失敗」的個人，她/他們經歷的悲傷、衝突、虐待和失落往往被忽視、得不到確認；社群敘事實踐應能為針對家暴的工作提供「另類」的介入模式。以後結構女性主義作為理論背景，敘事實踐也特別重視性別的影響，透過挑戰主流性別論述謀求性別公義，對家暴工作有所啓發。強調「走出去」進入故事的文化脈絡/社會背景，而不是「走入去」個人的內在心理/精神，社群敘事實踐是在群體中共同研究問題，尋求「多樣中的統一」(Freire, 1994, p.157)、在相同經歷的個體之間形成共同意識(Turner, 1969)、對社群的知識和技能進行豐富的描述、使社區成員能實現個人和社區的目標。

4.2 本研究發展的社群敘事實踐模式

本研究發展的社群敘事實踐模式應用於小組中，主要對話地圖包括：

❶ 踏上「男士小組」的旅程
- 1.1 參加小組的意向
- 1.2 參加小組告訴你甚麼是生命中你所重視的

❷「外化問題」- 暴力/暴力關係
- 2.1 暴力/暴力關係的描述
- 2.2 暴力/暴力關係的命名
- 2.3 評估暴力/暴力關係的影響
- 2.4 評估的理據

❸「重寫生命的故事」
- 3.1 對應暴力/暴力關係的行動/方法
- 3.2 對應暴力/暴力關係的知識、技巧
- 3.3 行動背後的價值觀、信念
- 3.4 選取身份

❹ 挑戰/抵抗「秘密」- 家庭暴力
- 4.1 支持「秘密」的想法
- 4.2 主導「男性特質」的定義如何支持「秘密」
- 4.3 挑戰/抵抗「秘密」的想法/行動

❺ 解構主導「男性特質」論述
- 5.1 傳統男性特質的定義
- 5.2 男性特質的其他可能性
- 5.3 社群選取身份
- 5.4 確認個人自主性

應用這些概念，本研究共進行了三次資料收集，也就是開展了三個男士小組，由不同工作員負責帶領。敘事實踐強調尊重多元，三位工作員在進行小組時會注入不同元素，例如正念練習（第二個小組），或運用已建立的社群敘事實踐方法，例如「生命樹」（第三個小組）。「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仍在面對婚姻與子女關係中的各種困難，會因種種原因未能出席聚會。因應組員的出席情況及組員對不同議題的興趣，第二及第三個小組仍以運用上述概念為主，但並沒有硬性運用所有地圖。

為方便招募組員，社工團隊給予小組一個名字——「重新出發」男士小組。

4.3 踏上男士小組的旅程

4.3.1 參加小組的意向

參加者在小組第一節被問及是帶著甚麼想法參加這個小組時，分享了他們參加小組的意向，都與他們在暴力關係處境中有關，包括認識自己與問題的關係、抒解壓力、參考其他組員的知識和技巧、與同路人互相支持、支持其他男士/同路人、瞭解「重新出發」男士小組與其他小組類別的差異及支持男士服務。

認識自己與問題的關係

「我想參加嘅重點就係搵一個原因，點解會令自己受害?」(組一、第一節)

「我會覺得自己搞掂自己個思維，認識自己多啲，先會搵到方向、一個發力點。」(組二、第三節)

「當你越講，自己越認識自己嘅時候……你就會諗到自己嘅方向……就會認識自己更加多。」(組三、第二節)

抒解壓力、調節心理狀況

「即係自己調節返自己個心情。」(組一、第一節)

「心理上嘅調整。」(組一、第一節)

「我之前都參加過類似嘅[活動]，所以有時[個心]都會舒服啲。」(組三、第一節)

參考其他組員的知識、技巧

「大家都有啲技巧上可以得着嚟，或者可能有啲，即係自己諗唔到嘅模式，其實可以做出嚟……咁就上嚟試吓尋求吓另類嘅方法呢。」(組一、第一節)

「除咗財務之外……或者有啲咩另類嘅方法可以借鏡啊。始終我哋呢度呢班人都係同一類人，咁大家唔多唔少都有啲嘢可以分享、 可以幫助。」(組一、第一節)

「好想聽吓其他人嘅意見……我就好想慢慢聽吓大家嘅嘢，對我自己有冇一啲嘅幫助呢？我想以後可以做到慢慢改變一啲嘢。」(組一、第一節)

「我想大家提醒吓我，我想喺大家嘅身上，對住你哋學習嘅。」(組二、第一節)

「……你遇到咁嘅情況，可以搵個人問吓到底你點做好啲呢。」(組二、第三節)

與同路人互相支持

「……要兼顧埋自己啲感情事有啲劫囉、辛苦囉，如果有小組就可以分享吓比其他人[聽]。」(組一、第一節)

「其實就係支持，其實大家都係受到好多傷害嘅……都係幫緊你自己。幫人即係幫自己，好多時都係，呢個理念係好正確嘅……人開心，你開心，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直接嘅、好奇怪嘅因果。」(組一、第一節)

「即係大家可以抒緩吓囉，同埋都有啲支援作用嘅，唔係話獨力支撐啊，冇人會去回應啊。」(組一、第一節)

「你會覺得有人關心。你將自己嗰啲經驗講出嚟，咁即係都會舒服好多囉個人。」(組一、第一節)

「想聽吓其他人有冇其他嘢唔同……有咩分享吓，聽吓人哋唔同嘅心聲。」(組一、第二節)

「可以多個後盾嘅人支持你，譬如你諗起第一件事係啲咩？我就會諗起嗰位先生(組員)，我就會即刻打[電話畀]佢……多人輔助你咁樣，希望會令到個事情轉好。」(組二、第三節)

「有人聽我發嗡風(隨便說)啦!」(組二、第三節)

「點解我會嚟？因為我漸漸覺得我嘅力量唔夠，所以我需要有啲幫助……我覺得好失落，我唔知點做。」(組三、第一節)

「大家分享一啲故事或者睇吓大家嘅情況。」(組三、第一節)

「或者知道其他人嘅故事，有冇機會分享吓、互相支持吓。」(組三、第一節)

支持其他男士

「我經歷咗啲咁嘅嘢，呢啲唔好嘅事我都想share返畀啲同路人，睇吓可唔可以畀對方有啲啓發啊咁樣。」(組一、第一節)

「其實另一個目的就係嚟到呢度同其他人分享。」(組一、第一節)

「咁我嚟咗呢個中心大概都有一段時間，我諗咗年幾兩年……我就參加呢個小組。希望有機會畀到支持大家……我都睇吓有冇啲位可以分享吓我點樣支持到今天。」(組三、第一節)

想知道「重新出發」小組與其他類型小組的差異

「睇吓今次你(工作員)呢個聚會，聽吓今次有咩唔同囉、同上一次。」(組一、第一節)

「試吓嘅心態。」(組二、第三節)

支持男士服務

「我有時間都參與，其實最緊要係支持啦……即係男士嗰個[服務]，其實有好多人都唔會知，真係要畀個社會睇到。如果你少人[參加]，唔理呢個小組，咁賽馬會咪唔撥款出嚟囉……嗰啲資源又[會]冇咗。」(組一、第一節)

「支援男士嘅就剩係得呢個和諧之家。」(組一、第一節)

「透過你哋(工作員)又可以反映番呢個事實……[想]呢個社會反思，原來男士係要留意吓嘅，唔會比人忽略……向呢個社會反映返啲男士其實係好人。」(組一、第一節)

4.3.2 參加小組告訴你甚麼是你生命中所重視的

參與小組對很多男士來說並不容易，參與受虐男士小組更甚；可以想像組員作出參加這「重新出發」男士小組的決定時也不容易。踏上這一步，對他們來說有甚麼重要意義?被問及參加小組告訴他們甚麼是生命中所重視時，參加者分享了婚姻關係、子女照顧及成長、照顧自己(要開心)及幫助妻子的重要性。

婚姻關係

「完場就唔會不斷係咁拖拉嗰啲法庭嘅時間……都希望佢盡快真係完場。[完場]即係大家達成啲嘢(協議)，就即係唔好太多爭拗。」(組一、第一節)

「我自己覺得夫妻關係冇話可以衡量好或者最差，我自己嘅情況係可以好甜蜜，但突然間只要一吓可以跌落谷底，個傷害去到最深……自己嘅回復能力有幾強啫?……可唔可以愛返佢?咁嘅狀態、咁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去愛返佢?……點先係為之最好嘅家庭呢?同個太太最好關係?我係答唔到……只係我相信白頭到老嘅夫妻都好,都唔會話比你聽日日都係晴天，唔會嘭，一定唔係咁。我相信有一日一定有落吓雨、行吓雷咁樣。所以我就覺得自己要面對呢啲事，就唔好怕。」(組二、第一節)

「太太比我嘅感覺係乞人憎，想毀滅自己。但係無奈始終我係有宗教[信仰]，始終有盼望……定要睇住前面、睇住方向嚟做，到底可唔可以將自己嘅愛提升。」(組三、第一節)

子女照顧、成長

「[希望]前任太太照顧兩個小朋友照顧得好啲。」(組一、第一節)

「小朋友嘅分配就一定好清晰囉，同埋你[太太]要俾我知道……佢[女兒]係安全嘅，佢係喜樂嘅，佢係平安嘅……就算我永遠見唔到佢。」(組三、第一節)

「希望可以比返個安全嘅環境佢哋成長，滿足佢哋嘅需要，佢哋要成長得好，都要撐返住佢哋。」(組三、第一節)

自己要開心

「最重視係，其實好基本就係最緊要開心。最好就大家開心啦，但係自己開心都係想追求嘅。」(組一、第一節)

幫助妻子

「我好重視……我個人就好和善嘅，你話乜咪乜囉，是但啦……[我相信]你(太太)係有原因先至咁樣嘅，我就諗有冇辦法改變佢。」(組一、第一節)

4.4 外化問題 (Externalization)

「人不是問題，問題才是問題」是事治療的基本信念。Michael White藉着把「問題」客體化，把它放置在人以外的位置，以達到人跟問題分開的目的。「外化對話」是透過工作員與當事人在對話中共同研究(co-research)「問題」，讓當事人(「問題」的專家)認識、發掘「問題」的種種。White的「外化對話地圖」分為兩部份：位置陳述地圖I (Statement of Position Map I)和位置陳述地圖II(Statement of Position Map II)。位置陳述地圖I包括描述問題及給問題命名、識別問題產生的影響、評估問題的影響(對問題的立場)及所抱持立場的理據。位置陳述地圖II(Statement of Position Map II)則是描述和識別當事人對「問題」不出現/不產生影響時(即「例外情節」(exceptions)/「獨特結果」(unique outcome)所抱持的立場/位置及立場的理據。在小組中，參加者被邀請描述暴力/暴力關係、給暴力/暴力關係命名，並述其影響。

4.4.1 問題故事的描述

家庭暴力可分為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和經濟虐待。參加者所面對的暴力以精神虐待為主，亦有部份同時承受身體的傷害。暴力行為包括直接在言語或肉體上攻擊男士、用不同的渠道散播男士的負面資訊、自殘或以子女作要脅、取用甚至揮霍男士的資產、破壞家中物品及在公眾地方吵鬧等。參加者在組前訪談及小組開始時都自然地詳細描述家暴的狀況，其中的共通關注議題是「為甚麼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家庭會發生暴力」，也就是家庭暴力的成因。有參加者 歸因於自己 – 命運、性格，也有認為是伴侶的「病」或女性特質；後者傾向對伴侶有憤怒、對女性不滿意。

命運/上天的安排

「……有時咁巧合嘅嘢，或者你哋真係[會覺得係]倒楣、黑運、唔好彩。或者咁多樣嘢發生喺自己身上嘅時候呢，我覺得好似唔係巧合嚟嘅；我覺得係挑戰或者宗教裏面講嘅訓練。」(組三、第三節)

自己性格問題

「你對老婆太好喇！真係好似組員XX咁樣，你真係對老婆太好喇，咁你咪賴嘢囉，你唔出聲。」(組一、第一節)

「俾人恰啊!」(組一、第一節)

「你突然之間同佢講話對仔女都唔好理……但係你做唔出吖嘛……咁人哋咪睇住你個死穴。」(組一、第一節)

「純品咗啲，太善良。如果唔係就唔使咁樣俾人點啦。單純、唔夠城府深。」(組一、第五節)

伴侶有病

「真係覺得冇得救、真係覺得佢係psychopath，係冇得醫……個專家就講psychopath嗰啲人格障礙，即係有四個point，咁我比對吓，前妻佢中咗三個。」(組一、第三節)

「我太太有精神病，舊年佢終於有少少承認自己有精神病，終於去睇精神科醫生，咁亦都確認話有抑鬱，食藥都食咗差唔多大半年啦。」(組三、第一節)

「在座咁多個都希望嗰個女方係有病態，咁我哋就唔會難過，因為病吖嘛，就可以將啲嘢推晒落病度。我哋可以埋怨個病，唔使埋怨個人。」(組三、第一節)

女性的特質

「女人的心計好重，我地就冇心計。」(組一、第五節)

「男人鍾意大事化小，但係女人就鍾意小事化大。」(組三、第六節)

4.4.2 對暴力關係的描述及命名 (Description and Naming of the problem)

組員都經歷了暴力關係，他們詳細描述了「問題」，部份並為暴力關係命名。

給「暴力關係」的命名	對「問題」的描述
恐怖、負能量	「霸道、自私、淨係諗自己。佢樣樣嘢都好為自己著想。」(組一、第二節)
亂、Gone girl	「[批評我]好吝嗇、唔畀佢錢，話我要畀四萬蚊一個月。」(組一、第二節)
中港婚姻/破壞	「破壞你形象。」(組一、第二節)
要脅關係	「要脅關係，佢知你緊張啲咩，就做一啲嘢，知你緊張個細路同埋份工。」(組一、第二節)
千絲萬縷	「千絲萬縷斬不斷，永遠都有關係喺度、斬唔斷，永遠擺脫唔到，冇仔女就好。」(組一、第二節)
公主病	「結咗婚之後突然間有[好多]要求。」(組一、第二節) 「好自私、好自我中心……說話好刻薄，發好犀利脾氣、就開始講啲[難聽]說話。」(組一、第二節)
難解	「控制子女。」(組一、第二節)
無名	「俾人控制又唔想成日同佢嘈，我都係想平靜。」(組一、第二節)
遇人不淑	「搵一個人以為冇問題，點知生活落去又唔係咁。即係可以話好不幸，高潮迭起。好似自己做緊戲，係編劇，好多劇情。」(組二、第三節)
失敗嘅馴獸師	「你面對老虎但係又要同佢一齊去共存。」(組三、第一節)
類似跑車嘅嘢	「依家面對緊啲問題，就好似觸摸唔到佢咁樣。」(組三、第二節)
前路茫茫	「而家好似前路徬徨……出年就入五啦，今年49[歲]，點呢跟住?真係好似都完全唔知會點、又唔知做乜咁樣……無奈無助。」(組三、第一節)

4.4.3 檢視「問題」的影響 (Identifying the Effects)

「問題」帶着的目標、使用的策略為當事人的生活帶來了甚麼影響?暴力關係對參加者的影響主要有五方面：身心健康；對婚姻的信心……子女成長；其他家人及工作。

身心健康

「心情緊張。」(組一、第二節)

「影響自己健康。」(組一、第二節)

「會有創傷後遺症，到而家諗起都有啲驚。」(組一、第二節)

「危險，心理覺得唔舒服。你唔知可能瞓著咗覺搞到你都唔出奇，冇得瞓，第日又要返工，又影響工作。」(組一、第二節)

「個人呆呆滯滯咁樣囉，一片空白，乜都唔想做，成日想瞓覺……即係行屍走肉咁樣囉。」(組一、第三節)

「壓抑得多即係會有情緒病……我驚吖嘛，身體會發滾……你唔開心呢，就會有暗病，所以開心嗰啲係長壽啲嘅。即係有人講生cancer……即係嗰啲成日擔憂嗰啲，咪有機會係[cancer]囉。」(組一、第三節)

「佢(太太)搞咗喺窗邊係咁搖、係咁搖，咁我就捉佢落嚟囉，好難去平復[佢]㗎，又要比佢打，又要平復佢……個心係唔想佢死㗎。個情況係我自己個心都好錯亂。我好唔鍾意佢，但係又要救佢。」(組三、第一節)

對婚姻的信心

「你會對婚姻冇信心囉……即係你知道呢個世界上，係有啲負面嘅嘢存在……」(組一、第三節)

子女成長

「咁都係仔女啦，即係其實真係受傷害少啲，因為太太成日唔係打就係有好多壓力。其實佢都灌輸咗好多唔好印象[畀小朋友]，我嘅印象[係佢]其實唔係教導，其實係灌輸緊另一樣嘢，另一啲諗法，俾佢自己嘅諗法令到佢[小朋友]嘅價值觀[受到影響]啊。」(組一、第一節)

「畀唔到一個好好嘅學習氛圍。家庭[婚姻]融洽嗰個背景，係好直接影響。即係破壞[融洽婚姻]，咁就變咗小朋友就喺嗰[婚姻]方面掌握得唔係咁好囉。」(組一、第三節)

「弱小心靈……小朋友會驚……你個婚姻紛爭有噪音啦，對屋企家庭係會……屋企會衰囉……影響小朋友心智……循環……譬如佢媽媽係喺一個唔係咁好嘅家庭長大，咁到咗佢下一代，到個仔又係重蹈佢媽媽嘅覆轍。」(組一、第三節)

其他家人

「承受嗰啲壓力，即係因為唔係我一個人嘅事，仲有兩個小朋友，加埋即係等於四個人嘅事。如果加埋屋企人，即係六個人嘅事，因為有爸爸媽媽。」(組一、第四節)

工作

「連返工都諗住屋企啲嘢！」(組一、第二節)

「工作呢個就係好大嘅一件事囉！上次我太太去公司，搞到成個公司嘅人都知，我覺得好嬲……搞到我公司就人人都知，咁就對我好大傷害。」(組一、第四節)

「咁有啲時間好驚喫，唔知有咩踩到佢[太太]條尾，咁佢就會頂你4、5、6個鐘，最少啦。咁有乜影響？返工通宵完其實冇咩事嘅，即係個人其實都仲精神嘅，但係你唔會有心情做好公司嘅嘢，真係諗住呢啲咁嘅嘢。」(組三、第一節)

4.4.4 評估暴力關係的影響

「問題」帶來了影響，那當事人怎樣經驗這些影響？這些影響是他/她全部都歡迎、喜歡、欣賞、接納、抗拒的，還是對不同影響有不同的評價？識別了暴力關係帶來的種種影響後，工作員進一步邀請參加者評估自己對這些影響的接受/喜歡程度。檢視了「問題」對自己身心健康、對婚姻的信心、子女成長、家人及工作的影響後，所有參加者均表示不能接受。

4.5 重寫生命故事

敘事實踐的假設：沒有一個故事能完全捕捉一個人的全部經歷，在一個故事中總有不一致和矛盾；人們的身分不是單一故事(single-storied)的，而是多元故事(multi-storied)的。後結構主義者福柯(Foucault)提出「哪裏有權力，哪裏有抵抗」(where there is power, there is resistance)，指向「人不會全然是苦難的被動接受者」！人在創傷中必會有個人自主性的呈現，對「問題」作出回應。敘事實踐中「重寫生命故事」對話的目標就是尋找與主導故事相異的事件(也就是「獨特結果」)，根據主題把這些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起來，發展成為「問題飽和故事」以外的「另類故事」(alternative story)/「第二故事」(second story)/「選取故事」(preferred story)，進而豐厚(thickening)這些故事，在過程中讓當事人發現被忽略了的「抵抗」(resistance) - 知識、技巧、智慧及行動背後的意向(intention)、信念、原則、希望和憧憬。

Jerome Bruner描述「重寫生命故事」對話的內容是遊走於兩個「地貌」：「行動地貌」(landscape of action)和「意向地貌」(landscape of intention)；後來White稱後者為「身分認同地貌」(landscape of identity)，也就是反覆地探索當事人採取的行動(也包括不行動)背後的想法、意念。行動是當事人知道和熟悉的(known and familiar)，但意向/身分卻往往是當事人不知道和不熟悉的(unknown and unfamiliar)。身分認同是與價值觀、信念、希望與憧憬連繫的，是有意識的狀態；意向構成了自我和身分認同。

4.5.1 行動地貌 (Landscape of Action) - 應對問題的行動/方法

參加者面對婚姻關係中的暴力都不會全然被動地接受，而是會積極以行動回應，抵抗問題的影響。參加者運用不同的方式幫助自己處理當前的處境；因應不同的影響，他們會採取不同的策略，包括改善情緒、控制問題的影響、保障自己、改善與妻子的關係等，也會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採用的應對策略會按參加者對婚姻關係的意向而定，即離開

婚姻或維持婚姻；不同行動背後是不同的信念、堅持和希望。以下是參加者對應家暴/衝突的知識、技巧及方法：

改善情緒

給策略的命名	知識、技巧、方法
反彈波	• 「一路以嚟都係俾太太撳住嚟打，去到忍無可忍就會做返啲反彈。」(組三、第一節)
善忘	• 「真係做人要善忘啲、唔好記仇。如果你記住呢……段關係冇嘅。總之好似我咁，喺嗰刻點樣火爆咗之後，瞓醒覺咩都冇事，好似重新一日開始。咁如果佢又冇嘢呢，我又會覺得okay喎，冇嘢喎。(組員XX：『過骨啦！』)唔好話過骨啦，叫做平靜返啦喎大家。」(組二，第一節)
保持好心境	• 「『明月在我心，世間月明亮』，咁即係話，自己盡量保持自己一個好嘅心境啦，咁變咗當你自己喺內心呢，係有呢一個peace，有呢一個和平，同埋係有呢一個喜樂嘅時候呢，世界呢都會變得和平同埋喜樂嘅。」(組二、第四節)
睇書	• 「你睇書一來又逃避到現實啦，二來又冇人幫到你，你搵邊個幫?咪睇書囉。」(組一、第三節) • 「我好鍾意睇啲心理學嘅書。」(組二、第四節) • 「近排就不斷咁鑽研心理學嘅嘢，亦都有讀聖經去明白究竟基督教裏面嘅婚姻決意。」(組三、第一節) • 「我同XX一樣都有睇啲精神[健康]書……不斷咁睇書，你會係咁搵，甚至乎想讀一個大學學位，去明白呢個人或者自己嘅狀態。」(組三、第一節)
做其他事情寄托	• 「參加好多活動呀，咁覺得就係話，可能去做多啲寄情於工作啦咁，即係咁樣麻醉自己。」(組二、第四節) • 「我依家呢一刻好迷惘，唔知前路點行。依家有可能認識返少少，叫做不斷喺到摸索緊……[以前]我成日學唔同嘅嘢，我依家學瑜伽、泰拳，跟住就睇書，係咁煲，啫其實你可以話搵一啲寄託……搵一樣啫……開始脫離框框，唔係局限住放工就返到屋企，一路就喺個圈圈返工嘅，跳出嚟，要喺個圈到走返出嚟，開返個圈。」(組三、第一節)

改善情緒

給策略的命名	知識、技巧、方法
忍/壓抑	• 「壓抑住自己嘅情緒……冇得爆喫，一爆就出事喫喇嘛……你同佢開拖，實出事喫喎，係唔係先……即係兩個都咁硬碰硬……一定出事喫喎！」(組一、第三節) • 「盡量抑制住，盡量唔好比佢太大牽動。」(組一、第六節) • 「你唔顧你老婆都要顧你啲仔女啦，你顧啲仔女細吖嘛……變咗你想維繫個家庭，唯一嘅選擇就係忍。你除咗忍，冇第二個選擇……啫冇第二個選擇，唔通爆佢咩……我日日同你爆，冇可能喫嘛!」(組二、第一節) • 「有耐性啊，嗰個人望住你：『呢個人係衰佬嚟嘅，衰老公嚟嘅，衰老豆嚟嘅。』你一定要忍受呢啲咁嘅嘢囉。」(組三、第三節) • 「我覺得男人係需要硬食嘅，我暫時都忍氣吞天下，唔會有公平喫啦……咁但係你要接受現實。另外有承擔囉，咁你一定要呢啲，你見到咁嘅情況之下，你仲可唔可以。你一係縮，一係就繼續向前行，如果你講得出、講到咁勁咁樣，你都係要行多兩步囉。蝕底嘅咪吞咗佢囉，如果唔係都係繼續行多兩步啦。」(組三、第五節)
上網	• 「自己又會上吓網睇吓咩事呀，跟住你就會發覺其實好多女人都係咁。」(組三、第一節)
宗教信仰	• 「咁開頭就教會搵傳道人……識搵人，因為一定要有第三者[幫忙]，因為兩個點解鬧交就係唔得吖嘛，咁樣兩個唔聽，咁就一定要有第三者。」(組一、第三節) • 「最初經歷家庭暴力事件，其實自己都傷得幾嚴重……認識咗個宗教啦，畀到啲自我……有咗個力量，有個信念啦。」(組二、第一節) • 「有個宗教聖經嘅支持，我相信聖經、我相信神嘅話語。嗰啲話語擺喺我嘅心入邊，雖然縱使唔係吓吓成功，但係我覺得心入邊有安慰囉……我睇返聖經，忍耐又多咗，愛又多咗，愛係會不斷提醒。」(組三、第一節)

改善情緒

給策略的命名	知識、技巧、方法
宗教信仰	• 「大約一年前我都有返教會嘅。其實一路以來我都有同太太有好多不同種類嘅衝突，血腥嘅程度去到任何程度，就係未去到死嘅程度。咁睇婚姻輔導都超過十個㗎啦，但係從來都冇改善過囉。咁依家都開始信基督教啦，教會都同我傾過好多次關於我嘅問題啊、婚姻問題啊、自己嘅問題啊。而家嘅情況就係太太話考慮同我返教會進行婚姻輔導。」(組三、第一節) • 「我嘅經歷裏邊宗教真係幫咗我。如果唔係，我會做咗好多傻嘅嘢，做咗好多唔啱嘅嘢。」(組三、第一節) • 「最大嘅根呢就係我嘅信仰嚟嘅……希望可以捉得實個地下嘅，咁就四平八穩咁插入個地下嗰度，咁就風吹雨打都唔甩。無論吹歪左少少，根基好都企得住。」(組三、第二節) • 「信仰可以[話]畀咗我一個盼望囉，好多嘢周圍嘅環境，例如我太太或者我仔女都會影響緊我自己嘅情緒或者自己決定……我都會調教返自己做啲嘢究竟啱唔啱呢，有冇做得過火咗……將自己調教咗先去接觸人。個信仰成日都提醒自己生命嘅締造、自己嘅生命空間有冇做錯、做得壞，成日都係監察咗自己先。」(組三、第二節)

控制問題的影響

策略	知識、技巧、方法
不同階段	• 「第一個階段就係傾囉，搵啲女仔(性)嘅朋友傾囉，同佢(太太)見面囉。繼續第二個階段就好似，都係傾咗，但係慢慢開始有啲衝突。到第三個階段就慢慢開始唔覺得[自己]唔啱囉。」(組一、第四節) • 「個老虎就成日都病嘅，仲會咬人；咁佢咬人嘅時候呢，點樣同佢睇病呢？等佢有病嘅時候呢，硬係有一日佢會瞓覺嘅，硬係有一日佢會肚餓嘅，咁呢個時候就比啲藥佢。[用]聽筒係好小心㗎，聽筒要擺得啱嘅位置，擺錯咗呢就比佢咬。你一攞起個聽筒，佢就知道都想咬你。我唔知咁多年儲咗啲技巧或者儲多啲感覺，好快就可以令佢溫馴。亦都唔係次次成功，可以短時間內平復；始終時間一長呢，兩公婆嘅心情都會喺返埋一齊。」(組三、第一節)
見步行步	• 「而家呢個moment，我都會怪責我自己係咪真係掉低咗個仔喺屋企，但係我冇選擇，即係無路可行。你帶走佢，前妻更加可能發癲，係唔係先？咁唯有係見步行步囉。」(組一、第三節) • 「見步行步，真係用咗好多方法！」(組一、第三節)

保障自己

策略	知識、技巧、方法
一支筆、一本簿	• 「……一個改變，搵一支筆同本簿，我要記低所有嘅嘢。因為我年紀開始大，我嘅思維開始退化，我要寫啲乜嘢呢，我要寫低自己錯嘅地方，我唔想再重蹈覆轍，我要寫低點點滴滴，要點樣去計劃。除咗自己老之外，我點樣去為我個女去爭取每一分、每一點呢？」(組三、第一節)

保障自己

給策略的命名	知識、技巧、方法
有人證物證	• 「有一日適當嘅時候，我前妻嘅朋友嚟探佢，咁我覺得有人證喺度，咁我咪走到囉可以……譬如，我突然間話『我走啦』，佢可以話『攞住個仔要跳樓』要脅你，咁你點呢？咁佢又有朋友喺度，咁起碼佢唔會即時有呢個衝動先。我知道佢psychopath，但係我唔知佢會唔會突然間有衝動，真係攞住個仔跳樓。咁點呢？可能之後你會追悔一世，係唔係先？如果佢真係咁做嘅話，咁起碼佢有朋友喺度，會cool down咗佢先。」(組一、第三節)
	• 「當下可能我就會記低，send email比佢，等佢知道佢講咗呢啲話，佢可能自己都唔知……畀佢睇到佢做咗咩嘢事，之後佢做呢件事嘅機會就會少啲，自己都平靜……佢有時會覆email話點樣……好過面對面咁樣鬧，除咗自己兩個人知道之外都冇人知……需要時攞番出嚟。」(組一、第三節)
	• 「我搵個私家偵探查佢，結果私家偵探同我講『佢真係有啲嘢』……咁我就話『我贏啦，今次我搵咗啲證據啦』。」(組三、第一節)
報警	• 「打完個電話去話報警啦，保護自身安全。」(組一、第一節)
	• 「[警察]嚟咗鎮下個場面，暫停到嘅，好多次都請佢[太太]返去羈留……報警都唔係冇改善到，但同佢講請佢去羈留室都係想幫你，不過佢唔受」(組一、第二節)
離開衝突環境	• 「即係如果喺小朋友面前呢，如果你哋一見面呢就會有爭拗、或者爭吵嘅時候，咁你唔見面嘅時候，咁你根本冇得鬧喫，你冇一個對象可以畀佢鬧。咁呢個係，即係我嘅解決方法囉，同埋即係對個小朋友嚟講，可能會更加好……大家都想有段時間冷靜一吓。」(組一、第三節)
	• 「到宜家呢一刻我都冇提出過離婚，只係搬咗出去住，冇衝突。」(組二、第一節)
	• 「後期就趕我去搵啲地方住囉，嗰啲賓館呀，最後其實都覺得開心嘅，如果俾我揀，我寧願出去住，好過喺度等佢嚟十個鐘。」(組三、第一節)
	• 「我同太太有好多衝突啦，咁會走㗎嘛，佢又會走我又會走，咁就會分開啦，尋求協助。」(組三、第一節)

保障自己

策略	知識、技巧、方法
離婚	• 「同自己講，暴力就係暴力，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得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所以如果最後嘅方式，離開暴力嘅方式就係行開咗，結束呢段婚姻。」(組一、第四節)

改善與妻子的關係

策略	知識、技巧、方法
盡量滿足太太	• 「盡量搵方法大家開心咪得囉。即係唔開心都冇辦法㗎，真係唔開心我都會問吓『你有乜嘢、有乜嘢唔滿足先咁樣？你又有咩唔滿足呢？』老實講，我都冇辦法㗎喇，因為我已經係盡咗我嘅能力，我話你覺得有咩唔滿足……你需要啲乜呢，我畀埋你，真係㗎，冇乜所……你開心咁我咪開心。」(組一、第三節)
盡量溝通	• 「女[性]嘅身體結構好唔同嘅，即係佢[嘅]想法呢同男士好唔一樣。即係唯有係，即係大家盡量溝通、疏導，疏導唔到都冇辦法。」(組一、第四節)

向專業人士或機構求助

策略	知識、技巧、方法
向社會福利機構救助	• 「第一個都係搵社工啊，好彩搵到和諧之家。」(組一、第一節)
	• 「嗰陣時又係啦，打電話比社會福利署，咁咪搵到囉。搵搵搵搵，上網[跟]一個list搵，打去XX[某機構]。」(組一、第一節)
	• 「我都係第一次遇到啲咁嘅情況(家暴)，我都唔知點樣處理好，都唔知去邊度搵資源，咁所以搵到一個啱嘅人去講，或者機構都好，佢畀你一啲information，佢哋一啲專業嘅意見囉。」(組一、第四節)
	• 「會搵啲機構協助幫助自己[增加]自我認識。」(組二、第三節)
	• 「甚至乎呢，我打電話去XX[防止自殺熱線]，我諗我都起碼打過五、六十次。」(組三、第一節)

向專業人士或機構求助

給策略的命名	知識、技巧、方法
輔導	• 「跟住個婚姻輔導去咗個家庭服務中心，上咗第一堂咁樣， 喺度話嘗試修補先，但係感覺到關係都係大不如前。」 (組一、第一節) • 「[朋友]講『你仲有得救』，跟住refer咗我去過婚姻輔導。」 (組一、第一節) • 「一路以來我都做咗婚姻輔導啦，自己嘅個人輔導啦!」 (組三、第一節) • 「太太嗰方面真係好神經質，佢求返我，我就同佢講要睇婚姻輔導。」 (組三、第一節)
問律師	• 「即刻問律師，我問『可唔可以即時打電話畀你出禁制令，然之後截住個關口？』律師話『你哋未離婚而[佢]帶走仔女，完全冇可能阻止佢，除非你打電話去即係有禁制令』。」 (組一、第一節)
睇醫生	• 「肯見社工嘅，肯見心理治療師嘅，咁可能佢喺治療加藥物 雙管齊下之下，加埋我會幫手。加埋唔會有咁多古怪嘅行為，咁佢可能會變返好正常嘅人」 (組二、第二節) • 「咁我同好多人都講，而家我[可以]做嘅[都]做咗啦……起碼畀錢[太太]睇嗰啲好鬼貴嘅醫生啦！」 (組三、第一節)

4.5.2 身份地貌 (Landscape of Identity) - 行動背後的信念

面對家庭暴力，如何處理婚姻關係 - 即繼續或結束 - 是參加者需要作出的決定，但這也是最不容易做的決定。因此，參加者採用的對應家暴的策略會因應對婚姻關係的意向有所不同；不同行動背後是不同的信念、堅持和希望。

支持「離開暴力/婚姻關係」的信念及希望

為著子女的利益

「其實我面對嘅問題係究竟離婚對細蚊仔(小朋友)好唔好。其實我搵咗好多嘅research，其實我搵咗好powerful嘅research evidence。其實冇離婚嘅夫妻呢，某程度上佢哋鬧得好犀利呢，影響世蚊仔被子女排斥就係最大最大影響嘅，最差最差係咁樣嘅……離咗婚唔係最差嘅。最差嘅其實係冇離婚，佢係都係夫妻，呢個細蚊仔係最痛苦嘅，所以影響最大嘅。我見到有咁多research其實都係咁樣講嘅……我就開始慢慢覺得，係啱嘅，我應該係離婚嘅，因為我覺得係對個女係最好嘅。」(組一、第四節)

「我個女以後慢慢長大，佢知道媽咪用咁嘅方式對我呢，其實佢以後長大，好大嘅機會呢……佢都一定會咁樣對佢老公嘅，或者佢嘅partner。所以我開始有個諗法，就係我應該要站出來!我覺得係要斷絕呢個關係、呢個cycle，畀我個女一個好好嘅示範。」(組一、第四節)

被子女排斥

「跟住我個細女亦都同我講好刺骨嘅嘢，就係『你估我好想同你傾計啊，因為你肯買嘢、淘寶買嘢比我，我先至會同你傾計㗎咋！如果唔係，我唔會同你傾』。咁我太太唔同我傾啦，我兩個女都係咁樣，咁基本上我留喺嗰度呢，我係留個殼喺度嘅啫，根本冇人會care你喺現場出現嘅……冇留戀點，根本就係零，係零嘅留戀……所以我而家咪搬咗出去住嘅……如果我細女話『我唔想你走』，可能佢一句嘅話，我就會繼續留喺嗰度，但係問題就係佢哋兩個都係『你死咗都唔理你啊』，呢個『我唔係好想同你傾計』咁樣呢，就係你冇point留低啊！……我唔同組員XX……[佢]會有一啲仔女掛住佢。我就唔係喇，我個大女直頭同我講『你死咗啊，我唔會買張蓆舖比你』。」(組二、第四節)

支持「維持婚姻關係」的信念及希望

為著子女的利益

「你又係比佢[太太]食住你，冇計、冇得改變;咁又係為對仔女喎……」(組一、第一節)

「因為自己將個女嘅生命帶到嚟呢個世界，你知你走咗佬[自己]可能好開心，但你個仔女會好慘。我地係將仔女放喺第一位，所以你做咩決定都係諗咗仔女先……擔心個仔女跟錯個阿媽，令到仔女嘅成長[被]摧毀咗。」(組一、第五節)

「你知道佢媽媽嘅世界係有問題，所以我就一定要喺佢身邊睇住佢。如果媽媽教咗啲咩好離譜嘅，你就要去糾正返。」(組一、第五節)

「有時我都覺得為咗啲仔女，點辛苦都唔好走啦。點辛苦都要捱埋佢啦!」(組二、第四節)

「最近佢[太太]成日都用一招，[就係]抱住個仔就出去，咁你一定輸㗎啦！做男人，佢做呢樣嘢，你冇得贏㗎……個仔擺到明係一件武器啦。」(組三、第一節)

支持「離開暴力/婚姻關係」的信念及希望

家庭完整

「最重要係一對仔女……第一自己又想見到對仔女，唔想對仔女跟咗阿媽成世，跟住[自己]同仔女嘅關係越嚟越疏離。真係得對仔女，同埋想仔女將來好啊，或者生活好啊；夾硬[要]有一個完整嘅家。」(組一、第一節)

「一個完整嘅家庭成長啦。」(組二、第四節)

「我有三個小朋友……我太太而家呢個狀況都維持咗接近十年，我都會睇住我嘅小朋友[嘅]需要，亦都想比佢哋有一個完整嘅家庭。」(組三、第一節)

對家庭的責任

「你走咗去會更簡單，但係唔想走咗去，大家都係有責任……從新出發，但係你會擺唔低你一對仔女，又諗起老婆一個人喺屋企點生活。」(組一、第二節)

「喜怒哀樂咩都經歷過……個個都錫自己仔女，唔錫仔女就唔生唔養。嚟呢度[和諧之家]都係想搵條出路去解決問題；如果係一個負責嘅人，就會去搵條出路解決。唔負責任就走咗去一了百了，層樓唔要、仔唔要，咩都唔理……我唔會諗到做呢步。」(組一、第二節)

「……真係覺得其實[自己]責任未完㗎，仲有啲仔女呢？仲要養大佢哋呢。」(組二、第四節)

「始終佢都係我太太啦，咁同埋佢係曾經有病過啦，咁我都覺得應該係繼續照顧佢囉……即係無論佢點樣爆都好，我覺得應該都要繼續愛護、承擔，對小朋友有承擔啦。屋企係嘈喧巴閉，咁都要畀一個爸爸企喺度呢。我覺得只要爸爸一日企喺度嘅時候呢，就畀到支持佢哋，咁所以就承擔住成個屋企嘅情況。」(組三、第五節)

「即係小朋友會話『爸爸你去咗邊呀？』如果你自己走咗去消失呢，你會唔會有少少辜負咗個仔？」(組三、第六節)

婚姻仍可以補救

「盡量都補救囉……我都成日同屋企人講話，我都係踩氹(跌入陷阱)，咁但係都冇辦法……即係儘量補救囉，即係行得到嘅。」(組一、第三節)

宗教信仰

「宗教問題，同埋教會又唔准離婚啦。」(組一、第三節)

4.5.3 選取身份 (Preferred Identities)

無論參加者現階段的意向是努力維持婚姻或是決定離婚，主要考慮是子女的成長和福祉。在小組中，他們分享了做一個父親對自己的重要性，當中也是對子女成長的重視、對自己與子女的關係的渴望與憧憬。參加者都有一個選取的身份－「爸爸」。工作員邀請組員豐厚地描述他們在暴力處境中當「爸爸」的行動、態度和能力，並給予這選取身份命名－他們會怎樣稱呼這個「爸爸」。

爸爸的身份	對這身份的描述
全能爸爸	「全能嘅爸爸，因為我都係識煮嘢。」(組一、第五節) 「以前就父兼母職……而家就「帶子洪郎」，係部戲(電影)嚟！」(組一、第五節)
慈父	「慈父啦，趁個細路係年紀細，想令佢開心的，因為自己細個嗰陣都係想開心。我會同佢一齊出去公園、踢吓波之類，其實都係[遷]就住佢。而家我哋在座[組員]嘅仔女都算係破碎家庭，其實我都係想額外畀多的佢、平衡番。」(組一、第五節)
讓他溫暖	「只係想畀溫暖個仔！」(組一、第五節)
負責任	「我覺得自己係負責任嘅父親，可以做到最好嘅都會畀佢，可以返去睇就盡量返去睇。」(組一、第五節)
邊做邊學	「邊做邊學啦……點樣教好其實都係一個大問題，巴即係唔好買太多玩具比佢。我老豆話要專注的讀書，咁我係聽吓人哋講，自己又諗吓點樣先做得好……都係邊學邊做，但係就放鬆啲；但主要都係集中喺子女嘅價值觀，成日講大話嗰的就一定要改！」(組一、第五節)
盡力而為	「盡自己能力，因為知道自己背景、身家唔係咁理想，所以好難做到一個好嘅環境比佢哋。」(組一、第五節) 「細蚊仔唔係自己選擇嚟呢個世界嘅，係我哋帶佢嚟，我覺得要盡力做、照顧好佢哋。」(組一、第五節)
負責任	「大家都係考慮緊乜嘢對個小朋友好，即係你放棄或唔放棄，背後係講緊放棄係好嘅就放棄，如果放棄唔好就唔放棄。出面嘅人話離婚係唔負責任，其實你哋離婚係係負緊責任；你放棄撫養權唔代表你放棄小朋友！」(組一、第五節)

爸爸的身份	對這身份的描述
背後支援	「好幼，做一個支援者……即係以前前妻覺得自己咩都得嘅，其實好多嘢去到某個位置，爸爸去做先會比較好啲。」(組一、第五節)
支持女兒	「我太太依家同第二個男人喺埋一齊，但係最痛苦一樣嘢就係我個女都係同佢哋住緊；即係一個最愛嘅人擺係一個最唔愛嘅人身上，咁呢個係爸爸對仔女嘅擔憂……咁我以後嘅日子點樣呢？我係承諾個女我要負返個責任……我要寫低每點點滴滴，要點樣去計劃，除咗自己之外我點樣去為我個女去爭取每一分每一點呢？」(組三、第一節)

從敘說「問題」故事(問題的狀況、影響、評估其影響)開始，組員在對話中探索了對應問題的策略、技巧和方法；他們採取的行動因應著對婚姻的不同信念，但共通的是背後是做爸爸所重視的 - 子女的成長和與子女的關係。在小組中，參加者的選取身份 - 「全能爸爸」、「慈父」、「讓他溫暖」、「負責任」、「邊做邊學」、「盡力而為」、「背後支援」、「支持女兒」的父親 - 得到了確認。

4.6 挑戰/抵抗「秘密」(Secrecy)

十七位參加者承受家庭暴力的時間平均為5.88年，最長的達12年(見本研究報告3.3)。在這段日子裡，他們有否向其他人透露？家暴這「秘密」存在了多久？支持「秘密」的是甚麼信念？甚麼時候他們開始挑戰「秘密」？挑戰/抵抗「秘密」的信念又是甚麼？男性特質的主流論述如何「邀請」你與「秘密」走在一起，不作抵抗？在小組中，組員都都表示不會告訴職場的同事、朋友，甚至有不向家人透露的。

「返工又唔同其他人講得，開唔到口。」(組一、第二節)

「對我嚟講絕對係一個「秘密」啦，因為自己承受住。譬如話承受住家庭暴力、承受住同太太嗰個關係唔好；咁其實你真係冇乜邊個[朋友]，或者冇乜途徑可以去同人講。」(組一、第四節)

「一定唔會同人地講。」(組二、第二節)

「我就唔會同人傾訴，除咗同[和諧之家]X姑娘講之外，基本上我冇同人講過嘅。」(組二、第二節)

「我唔會同人講話我嚟和諧之家。」(組二、第三節)

4.6.1 支持「秘密」的信念

支持「秘密」的想法/信念主要是怕會影響家人；其他人/社會的想法也是「秘密」的盟友，包括其他人幫不到、不會明白、不會同情，甚至會認定是你錯、取笑、「踩(踐踏)」你，會「食花生」(隔岸觀火、幸災落禍)。

影響其他人

支持「秘密」的信念	參加者的描述
影響子女	• 「而家kindergarten一條龍，所以我都唔想影響到我嘅女嘅呢件事……」(組一、第四節)
影響家人	• 「佢(太太)同佢屋企人講，我同我屋企人講，我阿媽90歲，根本就唔會講呢啲嘢，擔心死佢。」(組三、第一節) • 「你又唔想將呢啲話畀父母聽，咁你一定唔想佢擔心。」(組一、第四節) • 「就算同自己嘅父母講，你都唔會講到100%，因為你唔想佢會擔心。你可能都淨係透露吓相處得唔係咁好，你都會好輕輕帶過咁就算啦。」(組一、第四節)
影響其他人	• 「可能有[朋友]啱啱結婚嘅，啱啱生咗細路哥。你見到人哋通常將啲好好嘅嘢擺上facebook呀，擺去嗰啲wechat朋友圈。你望到人人都係[講]呢啲好嘢，你唔通同人哋講自己嗰啲[衰]嘢咩？」(組一、第四節) • 「個個都結晒婚幸福美滿，你突然間彈啲負能量畀佢，我個人覺得會影響到人哋。你諗吓如果佢老婆同佢講話『做咩成日搵你嘅，你哋傾啲咩架？』咁好難答個喎……唔多唔少都會影響到人哋家庭。」(組二、第三節)

支持「秘密」的信念	參加者的描述
朋友幫不到	• 「你同啲朋友講，佢幫到你啲乜呢?唔通佢走去打電話鬧你老婆咩，係唔係？唔會㗎嘛。」(組三、第六節) • 「其實點解我哋會搵朋友幫？喺我哋心入面有少少想佢哋幫，但係其實我哋明知佢哋聽完係幫我哋唔到嘅。」(組三、第六節)
其他人不會明白	• 「我試過[同朋友講]，當然唔會講到打嗰啲啦，但係朋友唔明㗎，因為佢哋冇呢個問題吖嘛。冇呢個問題嘅人唔明嗰樣嘢。你要切身有呢個問題嘅人，先至明㗎嘛！」(組一、第四節) • 「正常都係唔明白嘅會多啲囉。就算我阿爸阿媽舊時，佢哋都嘈交嘈得好犀利，咁但係佢哋到咗呢個年紀，都係同你講，就算我媽都話，你忍忍吓[就會]過㗎啦！」(組一、第四節) • 「同朋友講吓個老婆好似傻傻哋咁樣喎，佢都唔係好明㗎。佢都係聽完[我講]，佢冇呢個問題喎，咁佢係真係唔明，你都好難怪佢。」(組一、第四節)
其他人不會同情	• 「我哋呢啲咁嘅case，講出去邊有人同情你啊！都係話自己做錯嘢、自己衰，咁你抵死、自己承受返咁樣。」(組一、第一節) • 「講出嚟反而更加慘囉……大家就會覺得係你、都係你嘅錯。『係唔係你諗太多啦？一定係你嘅問題啦，老婆點會打你呢?都係男人打老婆嘅咩咩咩』……講出嚟就覺得好似仲衰囉，更加亂囉。」(組一、第四節) • 「嗰啲[同事]講完又幫唔到你，仲攞嚟當lunch講是非咁樣，攞你嚟講笑！」(組一、第四節) • 「嗰啲人呢，道德標準[有]問題……即係講句粗俗啲呢……見人趴街特別開心啲。即係有啲人[會]踩多兩腳唻。」(組一、第四節) • 「你衰嘅，啲人咪踩多兩腳唻。」(組一、第四節) • 「再加鹽加醋唻。」(組一、第四節) • 「如果我講出嚟嘅話，其實對我傷害好大囉……但係唔講都有傷害……講出嚟嘅傷害係比唔講嘅更加大!」(組一、第四節)

支持「秘密」的信念	參加者的描述
其他人「食花生」	• 「好多花生友㗎嘛……家庭和睦，有幸福嗰啲[人]知道你咁嘅事，咪當睇緊新聞、食緊花生、做緊花生友咋嘛。真係，有好多[花生友]㗎！」(組二、第四節) • 「佢哋嗰啲係娛樂緊吖嘛！睇你嗰陣時呢，咁好嘅娛樂，梗係要送埋花生啦！」(組二、第四節) • 「全世界都唔想你好。全世界都係食花生、睇緊你場戲。」(組三、第一節) • 「陌生人就係食花生嘅心態囉。」(組三、第六節)
被標籤	• 「我都好想講出嚟、好想講出嚟，但係講出嚟呢，可能佢哋會label我、label我嘅屋企、label我個女！」(組一、第一節) • 「如果第二啲人問到，我應該唔會講……始終學組員XX話齋，有尊嚴喺度。始終呢個社會都會插住個標籤嚟講，[口]唔講，心都會講『咁都搞唔掂？』會咁 樣講㗎嘛。」(組二、第三節) • 「因為你一聽和諧之家，原來服務啲家暴諸如此類，你就會俾人標籤。」(組二、第二節) • 「嚟呢到求助，你會被某啲同事標籤……我唔係公司最低層個嗰，變咗係『我上司佢點點點，俾人恰』……有機會咁[樣]發生。」(組二、第二節)

4.6.2 主導「男性特質」的定義如何支持「秘密」

社會主導「男性特質」的定義也在支持「秘密」，就是「男人的面子」、「男士應該自己處理問題」和「家醜不出外傳」的觀念，使受家暴影響的男士不容易挑戰「秘密」。

支持「秘密」的信念	參加者的描述
男人的面子	• 「同事嗰方面啦。男人喺出面做嘢可能都有一個形象，或者同事之間都有一種合作嘅關係，咁你又唔會將呢啲嘢話畀佢聽，你又唔知同事點諗。」(組一、第四節) • 「傳統嘅形象都覺得『男人點可以俾嗰個女人打㗎!」(組一、第四節)

支持「秘密」的信念	參加者的描述
男人的面子	• 「同[朋友]講，佢出面同好多人講，咁咪冇晒面啦！」(組一、第四節) • 「尤其係男人出面做嘢(工作)，好講面子形象，更加擔心[面子]受損。你嗰班同事點會聽你講嘢？你咁嘅年紀都唔會係低層㗎啦！」(組一、第四節) • 「都唔似個男人嘅！」(組二、第二節) • 「真心講呢就係，都係面子問題。」(組三、第五節)
男士要自己先處理問題	• 「男士通常自己處理唔到先搵[機構]，但女士[有]好多組織，即刻可以[幫忙]處理。男士心思細膩咗，諗過先來。」(組二、第三節)
家醜不出外傳	• 「中國傳統思想唔會將自己啲家事講太多出去俾人聽，更何況都唔係一啲好嘢。」(組一、第四節) • 「呢啲唔係好事㗎㗎嘛。如果生仔、結婚嗰啲咪好事囉，大家講囉，冇問題㗎。你同太太有啲問題，冇理由俾大家知。」(組一、第四節)

「秘密」得到各樣的支持：擔心影響人（子女、家人、其他人），社會反應（幫不到、不明白、不同情、「食花生」、被標籤），傳統性別/家庭觀念（男士的面子、男性要自己解決問題、家醜不出外傳），不難明白為何參加者表示甚少向其他人透露自己的家暴處境。

4.6.3 挑戰/抵抗「秘密」

「秘密」的壽命有長有短，參加者都在和諧之家接受服務，也參加了男士小組，是「秘密」不能發揮影響力的「例外情況」。工作員邀請組員分享抵抗「秘密」的轉捩點和支持，前者是對自己處境的認識，後者是突破「秘密」的重要資源。

對自己處境的知識

抵抗「秘密」	參加者的描述
太大壓力	• 「得自己去承受，咁好啦，終於頂到一個moment真係頂唔到啦，就發覺自己頂住個壓力太大，咁就自己識得去搵嗰啲社工幫手。」(組一、第四節) • 「壓力好大，同埋唔知點解決。」(組一、第五節) • 「講出嚟好過屈得太多會病。」(組一、第五節)

對自己處境的知識

抵抗「秘密」	參加者的描述
	• 「冇路行啦……男人選擇講呢啲嘢出嚟，係因為佢真係頂唔順。[只有係]唔講唔得嘅情況下，男人先會去講；仲忍到嘅、仲頂到嘅都仲會頂落去。你真係搵得呢啲出路，就係頂唔到落去，頂到爆發。」(組一、第五節) • 「遇到好似我咁嘅情況，未必個個咁理性。你當我怕事，唔同佢死過。真係冇辦法，佢[前妻]好識部署，吓吓食硬你。報警唔係，差人幫唔到你，[社會福利機構]又介入唔到，咁你唯有自己諗方法，但你都要傳遞出嚟俾人聽『我係有咁嘅困難』。」(組一、第六節)
	• 「我嘅困境就係同前妻十多年，一路捱緊世界又唔識得處理嘅時候呢，我係覺得睇落自己好有力量……咁就點搞呢，咁就會搵啲機構協助，幫助自己自我認識。第二就係隨着自己嘅認識，同步要自我增強。因為對自己嘅了解多咗，咁就充漲我嘅內在，從而令到自己企得穩去解決問題。其實一個大男人都唔係好有力量去處理自己嘅問題……咁我就希望可以經過輔導，增加我嘅自我認識，可以審視返我自己嘅問題同偏差咗嘅信念。」(組二、第三節)

突破「秘密」的資源

抵抗「秘密」	參加者的描述
搵到社會福利機構	• 「搵到一個可以講嘅人都好啦，機構都好啦，你嘅壓力少啲囉。好似一個大石頭，跟住你放低，即係雖然唔係全部放低晒，不過你可以輕啲囉。」(組一、第四節) • 「[某社會福利機構熱線]有社工喺嗰邊輪班嘅，咁可能我預咗呢個社工時間，假設話星期一7至8點，咁同佢預定一個時間，每個禮拜打電話去同佢傾。你就同佢講囉，講完之後佢話畀你知，佢畀你嘅方法，話點樣同太太會比較好嘅溝通……佢畀啲資源囉，或者呢啲真係暴力，呢啲係身體嘅暴力，或者係言語嘅暴力，佢會話畀你知，可能有啲法律嘅問題都可以問。」(組一、第四節)

突破「秘密」的資源

抵抗「秘密」	參加者的描述
有可信任嘅人	• 「我第一次講就，佢[太太]嚟公司嘈暄巴閉……跟住我老細就同我講『返去疏導吓佢』咁樣，同埋同我講『如要假期就即管出聲啦』……我覺得比較信任得過，同埋佢係有分寸嘅人。」（組一、第四節） • 「我同媽咪講，係冇咩秘密嘅，基本上我屋企發生咩事都同媽咪講晒。我成日同媽傾電話，唔使呃佢。」（組二、第三節） • 「我都唔敢同人講，唔敢同朋友講，唔敢同屋企人講。直到而家呢，我同牧師都有講，因為我上司帶我返教會，所以我都會同我上司講。啲同事都會同我傾吓啦，因為大家都係男人，佢都會比吓意見囉。」（組三、第一節） • 「好難得遇到基督徒嘅上司嘅，我入咗行都壞咗一輪嘅。我喺中學就已經受浸(接受洗禮)㗎啦，但係受浸之後呢，就基本上喺呢個世界入面打滾啦，已經其實都忘記咗自己嘅身份，直至到遇到婚姻問題啦咁樣……咁佢係我牧者嚟嘅，咁就陪我行，佢都幫咗我好多。」（組三、第五節）
搵到同路人	• 「有啲[朋友]心照係咁樣㗎喎，即係佢講佢同老婆離婚呢，即係大家都唔使講好多嘢喎。即係你講兩句呢，好似明白晒咁樣㗎啦！即係你係明就明，你唔明就，即係點講都唔明。」（組一、第四節） • 「同樣經歷嗰啲[朋友]咪會關心囉！」（組一、第四節）

4.7 解構主流「男性特質」論述

「爸爸」這選取身份與傳統文化要求男性賺錢養家、不是子女的主要照顧者等男性角色和對男性的期望有很大差異。這身份為參加者的生活帶來了種種困難，也未能得到大部分人的接受。在另類/選取身份被確認後，工作員邀請組員一起檢視有關傳統中國文化中男性特質的主流論述，這都是他們非常熟識、也一直在發揮影響力的。比對傳統的要求和他們的選取故事與身份，工作員進一步邀請參加者檢視當中的不同及這些不同對「男性特質」的其他可能性的啓發。

4.7.1 傳統對男性特質的定義 (Masculinity)

性格及態度

傳統男性特質	參加者的描述
男人要大方	• 「男人係被定性為需要大方。」 (組三、第六節)
男人要犧牲	• 「因為傳統男仔特質……因為傳統家庭觀念同依家轉變，令大家辛苦。我自己，屋企爸爸、媽媽、祖父，佢地比我嘅觀念係要犧牲。」 (組一、第六節) • 「任勞任怨，做晒所有嘢，又犧牲，鬧到死又唔出聲。」 (組一、第六節)
男人要堅強	• 「男人有好多面子嘅包袱，社會覺得男人要強壯，要好多嘢都頂到；自己都會比自己呢個期望。」(組一、第五節) • 「有分寸，能剛強又能溫柔……要講嘅係男人真係比較剛強，係社會上承受好大壓力。」(組一、第六節) • 「傷心嘅意思即係辛苦都得(能承受)，唔使一定要喊晒口㗎嘛！」 (組二、第三節) • 「識得表達嘅男人都唔一定係唔堅強嘅。始終最終目的都係要你堅強……咁樣講啦，要硬撐嘅，好man，唔可以好似女人咁嘅……有眼淚但係睇到你好堅強咁強忍。鐵漢柔情嗰隻……喺人面前都得嘅，好硬正咁滴兩滴[眼淚]。」(組二、第三節)

行為

傳統男性特質	參加者的描述
男人要賺錢養家	• 「啲[教科]書係叫阿爸去搵錢，[照顧小朋友]最多都係幫吓手，唔係主要嘅角色。」 (組一、第五節) • 「我老豆講『男人經濟好緊要』……」(組一、第六節) • 「男士要養家㗎嘛，咁你叻啲就有着數啲啦。叻啲賺錢多啲。」 (組二、第三節) • 「我之前都有聽過有啲大陸嘅媽咪就係話，用國語講[我]『這個男生是不是吃軟飯?』」(組一、第四節)

行為

傳統男性特質	參加者的描述
男人要具競爭力	• 「我覺得男士喺社會嘅角色、同埋社會嘅期望都係充滿競爭[力]，如果唔係就好難彰顯到男士嘅價值；又或者男士冇競爭力就好容易會垂低自己嘅尊嚴、同垂低自己嘅頭，身邊嘅人都會咁樣期望佢嘅。」(組二、第三節)
男人唔識照顧小朋友	• 「你哋男仔唔識得照顧baby嘅，女仔先識嘅，而且男仔唔使管啦；你[係]男仔，[太太]幫你照顧，你唔使管……」(組一、第四節) 「我就[覺得]好奇怪嘅，點解媽咪帶女去、帶仔去playgroup係可以接受嘅，但係daddy帶女去呢，就好似係好奇怪嘅……」(組一、第四節) • 「傳統上覺得男人唔識照顧小朋友。」(組一、第五節) • 「唔係好多男人識，而家啲男人都係返工多，我見就唔係咁識照顧自己小朋友；唔識照顧係指唔識煮食、教導。」(組一、第五節) • 「咁你嘅伴侶顧得掂[小朋友]先得！如果佢搞得掂，我地都唔使搞啦。佢教得好，我都唔會搞。」(組一、第五節)

兩性相處

傳統男性特質	參加者的描述
男人出錢	• 「男人應該係出錢嘅，全部都係男人出嘅，但係我覺得……屋企係兩個夫妻一齊，所以我有時同佢講『不如咁啦，你出一個月$500、$600，意思意思』……佢就話我呢個男仔係好差嘅男仔，佢話『邊個邊個李太，佢屋企全部都係男仔搞晒啦，仲有買車啦、買屋、比佢娘家咩嘢咩嘢嘅，你都冇做』。」(組一、第一節) • 「冇錢就唔好同嗰個女仔食飯啦……我覺得香港社會仍然係咁樣囉，即係女性會喺某方面就會講女權啊……但係去到錢，就一定係跟返傳統㗎啦。」(組三、第六節) • 「我同我個[女性]老細食呢，咁梗係男人畀[錢]㗎嘛。咁佢係我老闆嚟㗎嘛，女人嚟㗎嘛，係佢畀㗎嘛，咁但係我都會作狀[畀錢]。」(組三、第六節)

兩性相處

傳統男性特質	參加者的描述
男人出錢	• 「我第一個女朋友，佢話……『以前拍拖，男人都會畀埋[錢]，搭巴士都會畀㗎啦』……而家係八達通，[佢會話]『冇錢，你幫我入[錢]吖』……即係原本你搭巴士幾蚊咋嘛，但係而家佢冇錢你要幫佢入一嚿(100元)，你入50又好似好少氣。」(組三、第六節)
男人受虐是他們的錯	• 「其實千錯萬錯都係男仔嘅錯，我真係問我自己『我真係冇做乜嘢壞事』，我真係乜都冇做過，佢要乜嘢我都係畀佢囉！」(組一、第四節) • 「我試過搵[某社會福利機構]，埋到去第一句就話『你咁高大點會比老婆打㗎』，即係佢已經係講呢啲啦！咁跟住佢好似直頭喺度講『係唔係你做咗好多唔啱嘅嘢，先至令到你老婆或者家庭發生呢啲咁樣嘅事？』」(組一、第四節) • 「抵你死喇，比老婆打肯定係有啲……係啦，總之就係你衰。」(組一、第四節) • 「一定係你有嗰啲好大問題啊，嗰啲咁嘅嘢。」(組一、第四節) • 「通常都係男士出問題㗎啦，所以我哋需要幫助啲女士。」(組二、第三節)
男人不能向女人動手	• 「男人唔可以打女人。」(組三、第五節)
男強女弱	• 「法官都係㗎，如果你有家暴嘅話，都會係同情女人先。咁我哋就係話呢個社會都係幫女士先嘅；咁幫女士嘅機構就會多好多，男士都唔使幫。」(組二、第三節) • 「[某社會福利機構熱線]都會同我講，好多人會利用個婚姻制度，尤其係香港男人斯文啲，咁嗰啲女人就會攞利益啦、點樣陷害你啦，咁跟住佢咪會攞着數囉。你去到法庭，唔通個官會信你老婆打你咩？我試過比太太打到瘀黑，我隻手差啲比佢搞到救唔到咁滯。估唔到佢爆發嘅時候可以咁大力囉，一個女人啊，真係一個瘦弱嘅女人。」(組三、第一節) • 「啲人喜歡聽女人嘅講法……應該咁講，女人佢哋係弱者；[佢地講嘢]動聽啲囉，動聽啲咪容易啲信囉。」(組三、第一節)

這些對男性特質的定義成為了社會的主流；男性承受家暴會被質疑、不信任，甚至被指責並未符合這些傳統男性特質、不能達到其他人的期望。組員在描述這些特質的同時，也在評估這些傳統男性特質的定義為自己帶來的傷害；對話中充滿怨懟、甚至憤怒；部分組員對女性的描述會傾向負面。

4.7.2 男性特質的其他可能性

在香港社會中，不少父親會在離婚後選擇「失蹤/消失」、漠不關心或再婚，而社會也不期望男性承擔主要照顧者的角色，認為他們並不具備合適的條件，包括委身程度、態度、知識、技巧、能力等。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參加者卻都選擇了不一樣的身份 - 「全能爸爸」、「慈父」、「讓他溫暖」、「負責任」、「邊做邊學」、「盡力而為」、「背後支援」、「支持女兒」的父親。工作員追問：「這些選取身份背後的價值觀和信念、你們採取的行動告訴你們「男性特質」還有其他可能性的嗎？男性特質是否只有單一、固定的定義 ？其他的可能性會是甚麼？」

參加者分享了他們對傳統男性特質定義的質疑，提出了另類的理解：

傳統男性特質	參加者的描述
經濟角色的轉變	• 「因為以前嗰代冇咁多女性出嚟工作，依家男女平衡多咗……唔使再咁固定職位、崗位，平衡多咗，[但]社會節奏(觀念)追唔到。」(組一、第六節) • 「因為我個同事搵咗個太太人工高過佢，我好羨慕。佢太太做護士……又要OT；佢老婆搵得多，份人工都係自己使。佢就話佢好幸福，[我都覺得佢]真係好幸福！」(組二、第三節)
要分擔家務	• 「我老豆講『男人經濟好緊要，[但係]家庭都要照顧，要分擔家務』，有灌輸[呢啲觀念] 。」(組一、第六節)
可以認輸	• 「肯認輸……」(組一、第五節)
懂得照顧小朋友	• 「譬如女仔嘅朋友，佢哋都話『你呢個做爸爸真係唔識做』，我心諗『點樣唔識做呢？』……我當時係好confused，因為大部分嘅時間都係我照顧我個女囉，我嘅老婆冇照顧到囉。」(組一、第四節)

4.7.3 重構另類男性特質的定義 -「社群選取身分」(Collective Identities) -

這些面對婚姻暴力的男士分享了對婚姻關係、子女成長、做爸爸的信念和堅持，共通的選取身份是「父親」。他們對繼續或離開婚姻關係的考慮也主要是子女的利益和自己與子女的關係，既接受一些傳統對男性的期望(例如要賺錢、要犧牲、不能向女人動手)，也有對一些傳統的男性特質提出質疑，擴闊了男性特質的可能性，例如願意也懂得照顧小朋友、分擔家務、肯認輸、認為夫婦經濟角色可以轉變。工作員邀請組員描述這群男士時，他們稱自己和小組成員為「蛻變中的現代男士」。他們對「蛻變中的現代男士」的描述包括：

「蛻變中的現代男士」的特質	參加者的描述
潛能被激發	• 「……係遇到[咁樣既]情況逼出嚟，唔係話原來係咁；冇辦法，就變成咁。」(組一、第六節) • 「潛能被激發！」(組一、第六節)
具多元能力	• 「文得武得，乜都得！」(組一、第六節)
能剛強又能溫柔	• 「有分寸，能剛強又能溫柔。」(組一、第六節)
「勁」	• 「人哋覺得佢好勁！」(組一、第六節)

有組員肯定「蛻變中的現代男士」並不只會被批評、被否定，而是會有人表示欣

> *「有啲上咗年紀嘅家庭主婦，老一輩，聽到我嘅故事，會話好犀利喎、好勁喎你，我欣賞你！……分享好醜經歷，唔一定有人踩你，[會有人]欣賞佢身邊嗰個好幸福，欣賞佢隔離嗰個(太太)被照顧好幸福，真係好！」*
> *(組一、第六節)*
>
> *「如個有人唔識欣賞，唔代表世界唔欣賞！」(組一、第六節)*

4.7.4 確認個人自主性

雖然有組員表示成為「蛻變中的現代男士」是「逼出來」的，但當談到他們其實可以像其他為數不少的男士般選擇放棄婚姻關係、與子女的連結、關心子女的成長時，他們再一次敘說自己的信念和堅持、對關係的未來希望和憧憬，確認了個人的自主性。

4.8 小結

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設計的社群敘事實踐主要採用了五個「對話地圖」：踏上「男士小組」的旅程；「外化問題」；「重寫生命的故事」；挑戰/抵抗「秘密」及解構主導「男性特質」論述。本章是把三個小組17節的內容紀錄，以設計的社群敘實踐作框架進行分析，但並不受框架的限制。

邀請參加者踏上「重新出發」男士小組的旅程，參加者分享了參加小組的意向，包括認識自己與問題的關係、抒解壓力、參考其他組員的知識和技巧、與同路人互相支持、支持其他男士/同路人、瞭解「重新出發」男士小組與其他小組類別的差異及支持男士服務。被問及參加小組告訴他們甚麼是生命中所重視時，參加者指出婚姻關係、子女照顧及成長、照顧自己及幫助妻子的重要性。在「外化問題」的對話中，組員詳細描述了「問題」，並為暴力關係命名。識別了暴力關係帶來的種種影響後，所有參加者均表示不能接受。

「重寫生命的故事」的過程中，參加者對自己對應問題的策略、知識和技巧有了新發現，採取的策略包括針對改善情緒、控制問題的影響、保障自己、改善與妻子的關係等，也會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參加者採用的對應家暴的策略會因應對婚姻關係的意向有所不同；不同意向背後是不同的信念、堅持和希望。無論參加者現階段的意向是努力維持婚姻或是決定離婚，參加者的主要考慮是子女的成長和福祉。參加者都有一個選取的身份–「全能爸爸」、「慈父」、「讓他溫暖」、「負責任」、「邊做邊學」、「盡力而為」、「背後支援」、「支持女兒」的父親 。這些選取故事呈現了個人自主性。

在挑戰/抵抗「秘密」的對話中，組員共同研究的結果是支持「秘密」的想法/信念主要是怕會影響其他人及社會的反應。社會主導「男性特質」的定義也在支持「秘密」，就是「男人的面子」、「男士應該自己處理問題」和「家醜不出外傳」的觀念。組員也發現了抵抗「秘密」的轉捩點和支持，前者是對自己處境的認識，後者是突破「秘密」的社會資源。

解構主導「男性特質」論述的對話是透過檢視有關傳統中國文化中男性特質的主流論述，比對傳統的要求和參加者的選取故事與身份，檢視當中的不同及這些不同對「男性特質」的其他可能性的啓發。組員提出了其他男性特質的可能性，例如願意也懂得照顧小朋友、分擔家務、肯認輸、認為夫婦經濟角色可以轉變。他們重構了自己和小組成員的「選取性別身分」為「蛻變中的現代男士」；對「蛻變中的現代男士」的描述包括：潛能被激發、具多元能力、有分寸、「勁」。這解構主流「男性特質」論述和重構社群選取身份的過程呈現了他們的個人自主性，挑戰了傳統性別特質二元的必然性。

個別訪談研究結果

進行質性研究能有效地搜集深入、豐富的資料。配合本研究的目標，質性訪談除包括了解參加者的個人經歷、反思及參與小組的經驗外，也從參加者的角度評估「重新出發」男士小組的過程及成效。每位參加者都被邀請進行小組前及小組後的個別訪談；訪談由研究員或工作員進行。有17位參加者完成了組前的訪談，完成小組後訪談的則有15位。此章集中分析組後訪談的內容。訪談開始時，訪問員邀請參加者講述參與小組的故事。故事中有他們對自己的新發現，包括對應暴力關係的知識、技巧；確認選取身份(父親)及對家暴、面對家暴受虐男士主流論述的解構。組後訪談是一個第二故事/選取故事的敘說。

5.1 對應暴力關係的知識、技巧、資源

參加者的選取故事中，有他們對應暴力關係的知識、技巧、資源的名單，而這些新的知識、技巧和資源是在組員之間的對話中獲得的，包括抒發感受、參考其他人的經驗、獲得新的角度及互相支持。

5.1.1 抒發感受

「一個叫同路人，有得抒緩到自己心入面嗰種心結或者壓力嘅作用。」(個案2)

「俾大家去講個遭遇，咁起碼有人聽就已經唔同咗好多；起碼啲心結、屈喺個心入面只會愈諗愈亂。有陣時一個人諗會仲亂，反而講咗出嚟，個問題未必即刻解決到，但係起碼抒緩到一啲嘅情緒。咁呢個其實幫到好大！」(個案2)

「自己所有生活圈子，都冇得講到呢啲嘢，咁一直會鬱咗落自己個心，久而久之所承受嘅壓力真係好大。」 (個案2)

「喺[小組]入面，自己宣洩吓啲嘢啊、心底話啊。」(個案4)

「我以前唔出聲嘅，但係而家就[知道]原來係要出聲，如果唔係就會走咗去自殺！其實出聲係抒緩嘅！」(個案5)

「心理[上]會覺得比較舒服啲囉。」(個案6)

「我睇到大家嘅反應，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個案7)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然後我覺得可能剛開始第一次……我睇到大家壓抑咗好耐，突然有一個同路人……突然講就會停唔到……我睇到嗰個宣洩達到嗰個快感，有人認同嘅時候，佢會停唔到……咁都代表大家被壓抑……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嘅開始……」(個案7)

「大家都討論過面子問題，男人要面子，要受到尊重……大家都病，去到一個診所，大家都知道『哦，大家都有病咁樣囉。』咁就將[面子]放低啲。」(個案16)

5.1.2 參考其他組員的經驗

「有好多嘅同路人，佢哋其實都選擇咗離婚嗰條路。自己喺個小組度都會諗『究竟自己會唔會去到……最後都會去離婚，或者離婚有啲咩[要]處理？』其實係好多訊息畀我，即係要點樣去做準備或者面對呢樣嘢。或者知道離婚有啲乜嘢要做，或者有啲咩consequence，即係結果會係點。」(個案2)

「知道點樣照顧身邊嘅人，或者係運用時間、[處理]錢嗰到係進步咗嘅。」(個案2)

「知道將來自己點樣應對呢啲嘢啦。」(個案2)

「比想像之中大嘅得著。即係[組員]好有經驗……好似上次組員X話……即係傾開太太嗰啲家用問題喎，咁佢真係好有經驗喎！」(個案3)

「一個[組員情況]就係似我，我初頭嗰時就係咁樣面對咁嘅情況，就係咁樣忍喎。譬如我而家有機會又步番組員XX嘅後塵……即係一條路咁行……有啲過去式，有啲有機會係將來式。」(個案13)

5.1.3 新的角度

「表達能力就豐富咗啲，咁就對啲事物嘅嘢就睇得多啲囉，咁就希望將啲事睇得立體啲，即係唔好話[參加小組前]睇事情睇得冇咁多面，[現在]即係睇多方面啲囉！」(個案1)

「整個overall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開始，我覺得都俾大家重新不同咁去睇，喺別人身上睇到自己，然後去思考呢件事。其實我哋小組結束之後，佢哋[組員]私底下有時候會繼續去討論……其實我哋都有一啲討論，我可以感受到佢哋……重新去諗一啲事情，我唔敢講呢個力量好大，但至少佢哋突然會開始去諗。」(個案7)

「我起碼記得有三至四次，組員講嗰啲嘢呢，令到我好有新鮮嘅睇法囉。」(個案16)

「其實我覺得係唔應該為咗小朋友而唔離婚嘅。依家有個思想嘅轉變，因為之前我就覺得為咗小朋友唔好離婚啦，但係問題如果因為小朋友而唔分開，你兩個不停咁樣唔理大家，甚至乎係鬧交嘅，對小朋友影響仲大。」(個案17)

5.1.4 互相支持

「我哋有時落咗堂一齊走嘅時候，咁都會喺到傾，其實大家身邊都冇乜人可以講依啲咁嘅嘢。」(個案2)

「返到嚟又對住咁多朋友，係會冇咗嗰種怕羞囉，自然咗。」(個案4)

「集體嚟講，大家互相相聚去鼓勵吓，同埋同病相連咁樣去繼續走日後嗰條路。個個都喺唔同嘅階段，咁我最驚訝係聽到幾年咁仲喺度，就係呢一樣嘢囉！」(個案5)

「我發覺到原來幫人係幫到自己㗎喎，受惠係我大過於[其他人]……原本諗住幫人、幫男士出聲嘅嘢囉……其實最緊要係呢個環境裏面，最緊要有朋友啦，第一就係！」(個案5)

「嚟到呢個小組呢，就得到啲支持囉、鼓勵囉。」(個案6)

「啲人都成日都會搵一啲嘅支持啊……又或者係搵一啲大家共同嘅價值觀、比較容易信任啲嘅……大家成班嘅價值觀係接近嘅……即係大家都仲做緊同一樣嘅野，咁你就容易接受到其他人嘅意見囉……」(個案11)

5.2 確認選取的身份 - 爸爸

組內其他參加者的故事更加確認了個別組員的身份認同，肯定了他們的選擇和背後的個人自主性。他們也發現這些爸爸的共通特質。

5.2.1 選取身份的描述

「[點樣]形容自己啊？即係可能識得同佢(小朋友)玩……我知道自己係好鍾意同啲小朋友玩，但係我始終都唔係好識教。」(個案1)

「重新認識自己。喺個會聽到大家講，想做一個點樣嘅爸爸。要做一個負責任、要做一個不逃跑、要做一個全能爸爸……因為始終要做到咁樣嘅慈父或者負責任嘅爸爸都真係好辛苦，咁變咗係畀自己嘅一種支持啦，而家係……就重新思考自己，其實做嘢可能係成個生活一部分。咁反而……照顧你身邊嘅人，呢一樣嘢先緊要。」(個案2)

「小組有幫助，[以前]唔係咁珍惜[同小朋友相處]。因為我睇到有個外地組員XX，佢哋嗰啲[故事]好深刻，『嘩，XX咁辛苦隔個禮拜六都坐飛機往返香港。』咁辛苦冇得瞓，俾我[就]頂唔順，俾我身體應付唔到……咁XX咁辛苦都為咗見個女，幾想見個女。人哋咁辛苦都做到，點解我唔識得把握個機會？更加肯定你自己做得冇錯，更加要把握囉，同埋就係要珍惜我比人幸福。XX成日都話我『你真係可以見到個仔，都好開心』，佢唔知道我係好辛苦至見到，但係都可以見到吖嘛！」(個案5)

「深啲發現，對自己深啲發現……其實我覺得對自己啦、對呢個婚姻我係負責任嘅，對同細蚊仔嘅關係呢，我都係負責任嘅，只不過有啲事真係唔係我一個人可以控制！呢個關係，雙方嘅，或者加埋小朋友。」(個案6)

5.2.2 選取身份的特質

「爸爸」也是這個群體的「社群身份」，他們描述了這些爸爸的共通特質，包括愛惜子女、擔心家庭暴力對子女的影響(精神健康及價值觀)。

愛錫小朋友

「即係盡量唔好比小朋友覺得『佢有爸爸、我冇爸爸咁樣』。因為小朋友內心世界比較細，同埋比較直接，佢缺失咗就唔開心；咁我哋呢啲爸爸又唔想佢唔開心。」(個案1)

「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係個個男士都好錫自己嘅仔女……其實唔係好似社會大部分意見咁講，父親就一定係唔錫仔女或者好多走咗佬……丟低對仔女、丟低個老婆就算。」(個案2)

「係啊係啊，同埋……見到大部分嘅男士都……其實都好負責任嘅，都係好重視小朋友嘅。」(個案6)

「大家好似嘅，大家都好似嘅，即係差別在大家有冇結過婚呀，有冇小朋友，不過全部都有小朋友㗎啦。同埋大家有共通點嘅，就係都有小朋友之餘呢，大家都係為咗個小朋友先至會今日嚟到呢度搵幫手。otherwise我哋冇小朋友，我哋全部都係當發一場夢咁就算囉。」(個案9)

「我見到組員XX有個小朋友嘅，所以我就覺得係，都係為咗小朋友囉！」(個案17)

擔心對子女精神健康的影響

「我最記得組員XX……佢有一對仔女，佢話最期望自己對仔女係咩呢，就係話唔痴線，精神健康，跟住我覺得 『啊，呢個我贊同』 。」(個案4)

「[太太]用啲好兇狠嘅態度對個仔㗎。最近發現個仔開始有問題……喺我嘅角度就係，佢咁細個嘅情緒係因為我同[太太]之間嘅問題……我嘅家姐，見得多咗我個仔，都認為佢真係有問題啦，咁我就真係開始覺得好痛苦。」(個案 16)

「因為睇到個女其實個情況。好多人都講，佢冇自尊心。老師同佢講話，佢平時好冇自信心㗎，佢行路耷低頭，講嘢又細聲咁樣，咁冇自信心；都好多人講過，係因為你屋企問題。唔知點解呢？真係可能佢由細到大見到爸爸媽媽成日鬧交啊，搞埋呢啲咁嘅嘢，個人就唔會有自信心啦！」(個案12)

擔心對子女的價值觀的影響

「依家見到個女，好似變咗成個怪獸咁樣。我唔知喺個仔面前個角色喺點樣。有朋友話好似依家我喺屋企咁[地位]低，俾你個仔見多幾嘢。真喺唔知點。阿仔佢以為男仔就係咁樣，可能更加worse，總之男仔係俾女仔鬧嘅。」(個案13)

5.3 對「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主流論述及社會系統回應的質疑

個人的經驗是社會建構的。在組後的個人訪談中，參加者會分享他們在小組中的反思或發現時，發現相似的經驗背後是社會文化及體制的因素，因而對主流男性特質的定義、關於面對家暴受虐男士的論述提出質疑，特別是社會體制 / 系統 (社會服務 / 社工、法庭、警察、教會等在處理面對受虐處境男士的個案時，受著主流論述的影響，把這些男士置於不利位置)。有關警察處理的態度與方法，在小組中討論較多，在這部份引用了小組中的敘述。

5.3.1 對傳統男性特質定義的質疑

「男人就負責任。男人要擔起頭家。太太搞唔掂，焗住自己去做……女士要喺個家度做多啲，做頭家裏面嘅嘢……男人應該要負責任。」(個案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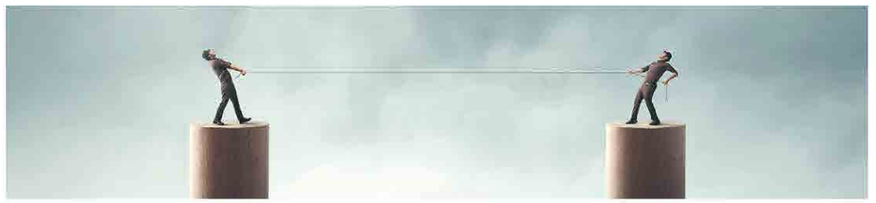
「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一直堅持緊自己嗰種生活，即係希望都畀到仔女多啲，希望畀到對仔女一個最好嘅生活環境啦。可能唔係參加呢個小組，可能冇人會攞出嚟講，或者社會上大家都一直都唔會去講，即係個父親喺個照顧仔女、或者家庭上面有啲咩貢獻或者辛苦，或者個角色係點，即係一直可能都……成個社會都係講話阿媽好辛苦去湊個仔女，阿爸就淨係識出去搵錢㗎啫……對我嚟講就算離咗婚，我都寧願對仔女係繼續跟住我生活。」(個案2)

「組員XX去playgroup俾人話，其實點解會俾人話呢？其實令我反省到點樣都會有人話㗎，其實呢一個世界。佢哋話我唔會帶個[女去]playgroup㗎啦，但係人哋(組員XX)帶，其他人又話佢『咦，佢唔使返工嘅咩？點解呢個男人咁嘅呢？』我真係覺得好奇怪，我分享呢個個案俾人聽『係喎，點解佢咁得意㗎啦？點解唔係讚佢叻嘅呢？覺得點解要話佢？好出奇咩？』」(個案5)

「見到大部分嘅男士其實都好負責任嘅，都係好重視小朋友嘅。」(個案6)

「有啲輸打贏要嘅感覺，即係女性，有著數時就搬傳統出嚟，好似男人畀家用女人，即使女人搵得多過男人」(個案16)

「男人一定要……好犀利呀，一定要讓住女人咁樣呢。其實我覺我冇必要咁樣……因為始終都諗番，原來都幾多男士有同樣嘅想法，就係『男人就一定要頂住呀』咁樣，但其實依家呢個社會都好多女強人㗎嘛，講真。」(個案17)



5.3.2 受虐男士的處境和困難

「爸爸喺個仔女嗰度嘅辛苦呢，係一直冇人講㗎喎，喺成個社會嗰度。即係反而嚟到呢度(小組)，我先見到原來爸爸照顧仔女或者錫仔女嘅嗰個程度，其實都唔會話少過做媽媽對仔女嗰種錫嘅程度，但其實呢樣反而係成個社會往往忽視咗……」(個案2)

「好少出嚟講囉，通常男士嘅形象會覺得俾人打好瘀㗎喎。喊都唔俾人喊，都係社會造成，其實我覺得啱啱調轉嘅。」(個案5)

「一啲社會資訊嘅渠道，可能大部分都見到，即係爸爸唔理小朋友、出軌、爸爸衰……我自己都係中招之後先至明白。」(個案9)

5.3.3 社會系統的回應

社會服務

欠缺男士支援服務

「即係有時[諗]點解、點解又搵唔到呢啲機構(服務男士的機構)？……(個案1)

「其實大家都有提過喺婚姻生活面對家庭暴力嘅時候，都嘗試去搵吓啲社工幫手、搵唔同嘅途徑。大家有分享過去社會福利機構，上網叫啲社工、打電話去問都好，成個社會都好缺乏對男士嘅支援！……或者其實好多嗰啲咩輔助熱線都係俾女士去做支援。大家都分享過原來大家都搵咗好多唔同方法，發覺『咦，其實社會冇呢方面嘅支援』，咁其實好似得和諧之家呢個地方係幫到自己。」(個案2)

「如果我哋唔係嚟呢到，我地根本就冇可能接觸到其他同路人囉。」(個案6)

社工對處理受虐男士個案的假設

「打啲電話去防止自殺一堆熱線，或者話面對家庭暴力，都發覺好多社工覺得女士面對家庭暴力就一定係個男人衰；咁男人受到家庭暴力，都係個男人有問題……我記得好似有句說話我好深刻，就係『男士用暴力嘅係男士嘅錯，男士受到暴力又係男士嘅錯』。」(個案2)

「我打去[某社會福利機構]家暴組……佢話『你本身就對老婆唔好』。我呆咗，嗰陣真係，我都唔知點。我都算數喇，都幾灰，真係㗎嗰次。」(個案3)

「我喺求助嘅過程當中，喺呢邊嘅社工都係一樣，對我啲態度，似乎對我啲懷疑，甚至對女性嘅完全認同。太太威脅我，我就畀[社工]睇，佢話『冇啦，佢可能係太想個小朋友啦』。我覺得點解一個威脅可以將佢解釋成佢太想小朋友？當男人被威脅，就唔會話呢個男人太想小朋友啦……因為我嗰時係求救者，我冇辦法同佢[太太]對抗，因為佢係一個極權者。」(個案8)

法庭

「……你喺法庭裡面要裝可憐，然後你唔可以……嗰種好有條理分析嘅……而且你要扮被鬧得好嚴重……然後真係好可憐，係好弱嘅男生。我突然覺得呢個制度其實冇辦法去表達一個好真實嘅嘢……我要成為呢個制度嘅幫兇，定係呢個制度嘅反抗者？」(個案7)

「互打，跟住兩個受咗傷，跟住去到法庭面前啦，會信邊個多啲吖？其實係男人蝕底啲……好似我上次參加法律小組咁，個律師都會話，無論咩情況，如果你兩個一男一女正正常常嘅話，[撫養權]都係判畀個太太先嘅。咁就正如套返落去，一個暴力嘅，一男一女一個暴力嘅情況，好大機會啲人都係會相信個太太係一個受害者多啲囉，因為男人強壯啲吖嘛！」(個案16)

警察

「報警唔係，差人幫唔到你……」(組一、第六節)

「第二次成張枱飛埋嚟，好恐怖，成隻手傷晒，跟住梗係報警啦，即刻走出門口報警咁，啲差人咪嚟囉。差人就唔理你嘅，話備案，你個仔就入保良局，叫我取消，跟住車我落去地鐵站啦，咁佢喺入面有個女警話：『唔使理呢啲臭男人！』真係好奇怪，唔識佢，點解講咁嘅嘢呢？」(組一、第七節)

「你會蝕底㗎，佢係女人嚟㗎嘛！跟住報警啦，報完警，警察嚟只到咪開晒兩邊 (丈夫與妻子都被指責)啦！」(組三、第五節)

5.3.4 面對家庭暴力的男士與受虐女士的共通與差異

在小組討論中，組員對主流男性特質的定義、關於面對家暴受虐男士的論述提出質疑。在個別面談時，研究員進一步邀請他們分享「性別與家暴」，包括對家暴的立場、女男受虐者面對家暴的經驗及社會對面對家庭暴力男士的觀點。參加者明確地強調家暴本身是錯的、不能接受的；不論是男女受虐，都不輕易向人透露，同樣會受到傷害。但有參加者也認為面對家暴的男士因社會上普遍認為「男強女弱」，因而會質疑男性被虐的可能性或真確性；但與此同時，也有參加者在小組中或個別訪談中坦承男性體力較大，如果選擇使用暴力，自己肯定不會成為受虐者，只是他們都沒有選擇行使這方面的優勢、以暴易暴。

不論受虐者是女是男，家暴是不對的

「大家都有話暴力都唔可以，即係唔理男打女定係女打男啦，都係唔應該嘅……[家庭暴力對]男女都有唔好……盡量去灌輸[停止暴力]囉。即係灌輸做呢樣嘢會有後果……想個社會和諧啲，即係公平一啲啦。公平啲、和諧啲……」(個案1)

「唔好理男對女又好，女對男又好，即係其實都係唔應該嘛……」(個案4)

不論受虐者是女是男，都不容易向其他人透露

「都發生呢啲，我諗實有部分人會收埋，唔理男女都係會收埋……始終男性好多會收收埋埋，自己都係，一開始家暴情況唔嚴重時候，自己都會選擇收埋，自己去面對就算，就唔識得自己去搵支援，或者真係自己可能一日到黑默默承受囉，返工做嘢夜晚返嚟就算……當然女性好多都係自己收埋，或者默默承受；但男人感覺出去有個面子，更加唔敢同人講。」(個案2)

「如果男對女施暴，最可能係肢體上，男士好少話鬧你鬧四個鐘。我諗喺形式上係好唔同嘅，受嘅嗰個一係反抗、一係走人、一係啞忍。其實[男女]一樣，唔想俾人知嘅就當冇事發生。」(個案13)

「因為其實好多女士寧願啞忍㗎嘛，有好多暴力嘅情況都係女人數字比較多㗎嘛。」(個案17)

不論受虐者是女是男，都是受到傷害

「其實個傷害程度大家都一樣，正如受家暴嗰個都一定好多唔開心；好多家庭問題導致有呢啲暴力情況發生。」(個案2)

「共通嘅地方都係……受緊傷害囉……都係好唔舒服，好唔自在，冇晒自由……唔應該有啲咁嘅情況出現……佢哋係一樣都係受緊傷害。係啦，都可以想像到佢好唔自在、好冇自由。」(個案4)

面對家庭暴力男士被質疑

「有，都有好大分別，因為始終女性如果可能受暴力虐待或者受呢啲，社會上普遍覺得係個女人好慘，個男人衰。調轉男性係個受虐者，啲人未必好似係個女人咁去同情佢，可能反而覺得呢個男人好似好冇用咁樣……」(個案2)

「我覺得就係始終係有少少呢樣嘢，有少少性別歧視，即係永遠都覺得女士係弱者，男士係強者，即係呢個係不變嘅……我覺得係蝕底，同埋就係始終男性……男人係強壯啲吖嘛，即係講啲in general啦，男人強壯啲啊，畀女人打一錘都唔痛啊。經常睇到新聞㗎啦，係老公打老婆啊，好似喺個社會上，女人係弱勢、弱不禁風、弱啲嘅，咁唔會有男人畀老婆虐待呢一樣嘢嘅。」(個案16)

承認男性的優勢

「我唔會打女人……坦白講，生理上……總之男人係傳統上比較大力啲，打佢一拳都暈低，仲使乜俾佢襲擊！」(個案16)

「……咁你係男人你傷咗，你又大隻過佢，咁好多嘢忍到你咪忍囉！」
(組一、第一節)

「咁你同佢打一定打贏佢㗎……」(組一、第三節)

「我一個大男人，我打死佢都得啦，但係我知道我唔可以咁做呀嘛……講真如果我咁大個男人，我一錘打死佢啦，或者打到佢瞓低啦……」(組三、第一節)

5.4 小結

雖然仍然面對暴力威脅、離婚與否的掙扎、做爸爸的種種挑戰，與組前訪談內容作比較，組員在組後訪談中敘說的主要是第二/另類/選取故事。參加者的選取故事中有他們對應暴力關係的知識、技巧、新知識、技巧和資源，都是在組員之間的對話中獲得的，包括抒發感受、參考其他人的經驗、獲得新的角度及互相支持。組內其他參加者的故事確認了個別組員及社群的身份認同，肯定了他們的選擇和背後的個人自主性。他們也發現這些爸爸的共通特質，包括愛錫子女、擔心家庭暴力對子女的精神健康和價值觀的影響。從個人經驗出發檢視文化、社會實踐和體制的建構，是敘事實踐的方向。組員在對話中的發現是共通經驗背後有著社會文化及體制的因素，因而對主流男性特質的定義、關於面對家暴受虐男士的論述提出質疑，也討論社會體制/系統 (社會服務/社工、法庭、警察、教會等) 在處理面對受虐處境男士的個案時，如何受著主流論述的影響，把這些男士置於不利位置。參加者明確地強調家暴本身是錯的、不能接受的；不論是男女受虐，都不輕易向人透露，同樣會受到傷害。但有參加者也認為面對家暴的男士因社會上普遍認為「男強女弱」，因而會質疑男性被虐的可能性或真確性；但與此同時，也有參加者坦承男性體力較大，如果選擇使用暴力，自己肯定不會成為受虐者。

分析及討論

6.1 「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經驗 - 多元中的統一

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經驗並不是單一的、也不是一致的。此研究發現男士對家暴的認識、成因的探索、採取的策略、承受家暴的影響及所重視的價值觀都不會完全相同，但在差異/多元中有其一致性。一致性的來源是社會建構的宏觀環境，包括語言、文化、社會體制及結構。

多元中的統一(Unity in Diversity)可見於以下的研究結果：

6.1.1 參加者對家庭暴力認識不足，有指一直認為只有肢體暴力，並不知道有精神暴力。

6.1.2 大部分參加者努力尋求家庭暴力的成因，傾向集中於個人因素，例如「命運 / 上天的安排」、「不幸」、自己性格有問題；伴侶方面，是因為有「病」、情緒化、自私等。有參加者以性別作比對，歸因於女性與男性的不同；但不論是傾向歸因於自己或譴責伴侶 / 女性，都會帶來強烈的自責及無奈感。譴責伴侶 / 女性的會出現對女性鐵板式(stereotypical)看法，產生對女性不滿意、男性處於不利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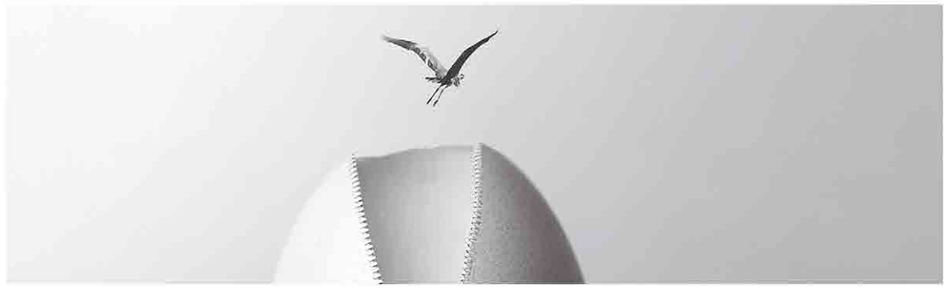
6.1.3 家庭暴力及男士面對家庭暴力是「秘密」，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不會輕易向其他人透露，因而帶來壓力。「秘密」得到各樣的支持，包括擔心影響人 (子女、家人、其他人)，其他人 / 社會反應(幫不到、不明白、不同情、「食花生」、被標籤)。傳統性別 / 家庭觀念 (男士的面子、男性要自己解決問題、家醜不出外傳) 更是「秘密」的同盟，要突破並不容易。

6.1.4 暴力關係為參加者帶來的影響很大，包括身心健康、對婚姻的信心、工作及其他家人。對子女成長的影響是參加者最關注的。

6.1.5 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並不能接受暴力關係為自己、子女或家人帶來的影響；他們並不是被動地承受，而是積極採取行動對應暴力關係，包括尋求協助、發展有關知識、策略、技巧和方法。

6.1.6 參加者重視婚姻關係及子女成長，要做離婚與否的決定時，也以子女的利益為主要考慮；也有堅持維持婚姻關係，期待妻子轉變。

6.1.7 參加者的共通選取身分是「爸爸」，挑戰了傳統男性特質的定義。他們的另一個選取男性身份是「蛻變中的現代男士」，強調男性懂得照顧小朋友、願意分擔家務、肯認輸、認為夫婦經濟角色可以轉變等，擴闊了男性特質的可能性。



6.2「完整家庭」、「雙親」優越的主流論述

子女的福祉是影響男士決定停留或離開暴力關係的最大考慮。有參加者指出外國研究顯示，父母衝突對孩子的傷害比離婚大；也有參加者為避免伴侶遷怒於子女而離開家庭，但也有為了保護子女安全、照顧子女日常生活或糾正子女的價值觀而堅持繼續婚姻關係。但甚麼才是子女的最佳福祉？參加者的信念受自身經驗、接觸到的資訊及主流對「家庭」的論述所影響，有不少認為完整家庭是子女健康成長的必須條件。隨著離婚數目日增，不少研究已經提供了父母衝突對孩子的傷害更大、離異父母可共享親職等證據。這研究卻發現，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在離婚的決定中，主流「完整家庭」、「雙親」優越的論述明顯地仍發揮重要作用，帶來停留與離開暴力關係的兩難決定。

6.3 有關離婚、男性特質、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男士的社會建構

意義建構並不是隨意的，而是社會性的。在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經驗中，某些社會系統會抱持、鞏固一些觀點，而觀點會指引態度和行為。這些觀點和社會實踐呈現著主流論述，它同時也是建構主流論述的機制和過程(Hung, 2014)。此研究的參加者指出不同社會系統包括家庭、社會服務機構、教會、法庭都對男性特質、離婚或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有明顯立場，鞏固著傳統家庭觀念、男性特質的定義。原生家庭方面，有參加者反思自己對「男人的責任」、婚姻/家庭中男人的角色的理解都是受父母所影響。有接觸社福機構的參加者反映社工抱持「男強女弱」、「男士受虐是因為自己有錯」的信念，對家暴中受虐男士抱持質疑態度，傾向不信任及把家暴責任放在他們身上。另外，此研究發現，宗教信仰及教會工作人員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提供了重要支持；教會提供的具體幫助包括陪伴、聆聽、鼓勵及提供婚姻輔導等。與此同時，有參加者表示在處理婚姻的去留問題上，因教會對離婚有保留、甚至表明不可以，使他們不能/害怕離開一段包容忍耐已久的暴力關係。「女性是弱者」的論述影響了公共機關包括警察、法庭及社會大眾對「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理解。在離婚的事宜上，法官對家庭性別分工的假設不利於希望獲得子女撫養權/共同撫養的男士。

6.4 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分隔

從傳統至現代，女性一般被認為主要屬私人領域，女性應以妥善照顧家庭為首要。私人 (家庭) 與公共 (社會) 領域的分割 / 分隔使女性在公共領域中處於不利位置，包括職場及社會參與。公私領域的分隔有否及怎樣影響男性？男士被認為主要屬公共領域，公共身分不應受到私領域的影響。因此，男性必須避免家庭事務影響工作，也要求他們有能力、甚至應能行使男性的權力把家庭處理得宜。此研究發現，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困擾正正來自公私領域的分隔，而反過來的是不能讓私人領域對他們的公共領域帶來負面影響。參加者提出的擔心包括自己的事件可能成為同事、朋友間的娛樂話題；家暴受虐處境使自己失去在職場上的尊嚴；參加者也會介意下屬對自己的想法。這些擔心背後有傳統男性特質和家庭論述的主導，例如面子、「男士應該自己處理問題」和「家醜不出外傳」。男士必須避免家庭影響工作的觀念也支持著「秘密」，使他們不敢向其他人透露或尋求協助。

6.5 性別對立的迷思

家庭暴力的受虐者，在痛苦、被傷害的經驗中，容易發展出對施虐者所屬性別的整體不滿。此研究也發現，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對女性有單一、負面的描述、例如認為女性傾向「小事化大」、「情緒主導」、控制人、自私等，容易引申男女大不同、性別對立，甚至憎恨女性等觀點。這現象也有出現在離婚女士、受虐婦女的群體中。性別對立的觀點固然表達了當事人受傷害、被壓迫的情緒，但同時也反映把問題個人化及僵硬的性別理解。後結構女性主義是敘事實踐的理論基礎，它提出解構主流性別論述的重要性，男士 / 女士服務均應揭示性別關係 (包括暴力) 中權力的運作的社會建構，以改變語言、論述、社會實踐及社會系統為方向。有部份參加者在小組聚會中及組後個別訪談時均指出「家暴對所有人 (男與女) 都不好」，同意女性因在體能、經濟方面的不利，家暴受虐的婦女的處境可以更壞，與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也不是對立的群體。

6.6 面對家暴處境受虐男士的精神健康

男士受到肢體暴力比例上雖然較少，但如有發生，也有可能對生命安全構成威脅。此研究發現，男士較多承受語言及精神暴力，包括以子女作為要脅武器、金錢上的損失、言語上持續的攻擊、在公眾地方或男士工作的地方吵鬧或在親戚朋友間發放負面資料，對受虐男士帶來很大困擾。除了家暴外，參加者都選取了「爸爸」的身份，部份跟子女接觸的機會因各種原因受到限制；他們對子女的掛念之情、不能見面時擔心子女有否得到適切照顧和教導，都帶來了莫大壓力，而這些壓力並未得到確認。此外，有部份參加者提到對妻子 (施虐者) 沒有或不願意接受服務感到無奈；也擔心子女受父母矛盾 / 衝突關係的影響。參加者在小組中分享了精神上、情緒上的困擾，表示極需要抒緩、分享的空間和其他人的支持。此研究發現以敘事實踐模式設計的男士小組能達到情緒抒援、減少壓力的效果。

6.7 社會服務及專業培訓的不足

現時本地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的針對家暴的服務或一般家庭服務都被批評為資源不足，專門以「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為對象的服務更是欠缺。此研究發現，服務使用者都認為能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提供服務的社福機構甚少。除了欠缺專門服務外，在使用主流服務時也發現有社工對家暴中受虐男士抱持質疑態度，傾向不信任及把家暴責任放在他們身上，反映性別敏銳度及對家暴中權力關係的認識不足。

6.8 社群敘事實踐的適用性與果效

本研究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設計了社群敘事實踐模式，採用了不同的「對話地圖」，包括「外化問題」(externalization)、「重寫生命故事」(re-authoring)及「解構」(deconstruction)。選擇社群敘事實踐的原因是它特別適用於被邊緣化、歧視和經歷不公義的群體，也包括經歷悲傷、衝突、虐待和失落、資源有限、貧困的社區，而面對家暴處境的女士與男士，正正是被忽視、責備的群體。研究團隊及社工團隊採用社群敘事實踐模式進行了三個「重新出發」男士小組。

敘事實踐促進被邊緣化、被主流論述及制度壓迫的社群重新檢視內化了的、帶來自我責備、失敗身份的社會標準，進而挑戰語言的運用、文化及社會制度。本研究分析小組對話內容及比對組前及組後訪談內容，證實社群敘事實踐應用於面對家暴處境男士的群體中非常合適。

雖然仍然面對暴力威脅、離婚與否的掙扎、做爸爸的種種挑戰，與組前訪談內容作比較，組員在組後訪談中主要是敘說選取故事。參加者的選取故事中有他們對應暴力關係的知識、技巧、新知識、技巧和資源，都是在組員之間的對話中獲得的，包括抒發感受、參考其他人的經驗、獲得新的角度及互相支持。組內其他參加者的故事確認了個別組員及社群的身份認同，肯定了他們的選擇和背後的個人自主性。從個人經驗出發檢視文化、社會實踐和體制的建構，是敘事實踐的方向。組員在對話中的發現是共通經驗背後有著社會文化及體制的因素，因而對主流男性特質的定義、關於面對家暴受虐男士的論述提出質疑，也討論社會体制 / 系統 (社會服務 / 社工、法庭、警察、教會等) 在處理面對受虐處境男士的個案時，如何受著主流論述的影響，把這些男士置於不利位置。

研究結果顯示，社群敘事實踐應用於面對家暴處境男士的群體中能達到個人轉變、建立群體及促進文化及社會制度的改變。

個人轉變

- *增加對暴力關係(問題)與自己的關係的認識 – 問題的影響、對影響的評估；*
- *發現自己並不是被動的受害者，而是擁有對應問題的知識、策略、技巧和方法；*
- *參考組員經驗，增加對應問題的知識、策略、技巧和方法，擴闊視角；*
- *認識對應暴力關係的行動背後的重要價值觀、信念；*
- *個人的身份由「問題身分」發展為「選取身分」(爸爸)；*
- *挑戰傳統男性特質的定義，建立選取的男士身分(「蛻變中的現代男士」)；*
- *個人自主性的確認。*

建立群體

- *組員經驗的個別性得到確認的同時，共通性也非常明顯，展示了「多元中的統一」；*
- *在相同經歷的個體之間形成了共同意識；*
- *互相支持 - 情緒、資訊、經驗；促進反思和互相給予迴響；*
- *建立社群選取身份的過程，確認及強化新的身份 (爸爸及「蛻變中的現代男士」)*

促進文化及社會制度的改變

- *解構男性特質的主流論述 - 識別主流論述，探討男性文化及主導男性特質對面對家暴處境的男士的影響，挑戰主流論述的唯一、真確性；*
- *建構符合價值觀及信念、現代社會轉變的另類論述；*
- *揭示及挑戰社會系統建構及鞏固主流男性特質/性別、婚姻與家庭、面對家暴處境的男士的論述及權力的行使。*

總結及建議

7.1 總結

7.1.1 參加者背景

小組參加者的社會經濟背景多元化，有高學歷及收入男士、低學歷基層男士，退休人士、非本地男士。婚姻狀況也迥異，婚姻年間由2年至30年不等，部份參加者已離婚，亦有部份選擇停留在婚姻關係中。「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背景並不類近，共通點是參加者都育有一名或以上的子女。

7.1.2 研究目的

- 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設計具性別角度的介入模式；及
- 評估「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參加男士小組後在壓力、對性別角色的理解及情緒健康方面的改變。

7.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屬縱觀 (Longitudinal) 性質，探討參加者的轉變，採用組前及組後比較設計。研究於2017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間進行，機構採用社群敘事實踐模式進行了三個「重新出發」男士小組。本研究獲參加者同意，於小組介入前及介入後進行個別訪談及錄音；小組進行時，所有內容也有錄音，成為研究資料。

本計劃共有17位小組參加者，有部份參加者因各種原因沒有接受組後訪談。整項研究共進行了32次訪談，每個訪談約1.5-2小時。小組記錄方面，在2017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間，進行了3個小組共17節聚會，每次聚會約2.5小時。

7.1.4 主要研究結果

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設計的社群敘事實踐主要運用了五個「對話地圖」：踏上「男士小組」的旅程；「外化問題」；「重寫生命的故事」；挑戰/抵抗「秘密」及解構主導「男性特質」論述。本研究採用這五個「對話地圖」作搜集和分析資料的框架，但同時保持開放性，以吻合質性研究的特性和善用其優點。透過分析小組對話內容、比對組前及組後訪談內容，本研究證實社群敘事實踐非常適合應用於面對家暴處境男士的群體中，並能達到個人轉變、建立群體及促進文化及社會制度的改變的果效。

參加者參加小組的意向包括認識自己與問題的關係、抒解壓力、參考其他組員的知識和技巧、與同路人互相支持、支持其他男士/同路人、瞭解「重新出發」男士小組與其他小組類別的差異及支持男士服務。被問及參加小組告訴他們甚麼是生命中所重視時，參加者分享了婚姻關係、子女照顧及成長、照顧自己及幫助妻子的重要性。

參加者所面對的暴力以精神虐待為主，亦有部份同時承受身體的傷害。暴力行為包括直接在言語或肉體上攻擊男士、用不同的渠道散播男士的負面資訊、自殘或以子女作要脅、取用甚至揮霍男士的資產、破壞家中物品及在公衆地方吵鬧等。參加者在組前訪談及小組開始時都自然地詳細描述家暴的狀況，其中的共通關注議題是「為甚麼在自己身上 / 自己的家庭會發生暴力」，也就是家庭暴力的成因。有參加者歸因於自己 - 命運、性格，也有認為是伴侶的「病」或女性特質；後者傾向對伴侶有憤怒、對女性不滿意。

參加者為暴力關係的命名包括「恐怖」、「負能量」、「亂」、「Gone girl」、「中港婚姻」、「破壞」、「要脅關係」、「千絲萬縷」、「公主病」、「難解」、「無名」、「遇人不淑」、「失敗嘅馴獸師」、「類似跑車嘅嘢」和「前路茫茫」。

暴力關係對參加者的影響主要有四方面：身心健康；對婚姻的信心；子女成長；其他家人及工作。評估暴力關係的影響時，所有參加者均表示不能接受。

參加者面對婚姻關係中的暴力積極以行動回應，抵抗問題的影響。他們採取不同的策略，包括改善情緒、控制問題的影響、保障自己、改善與妻子的關係等，也會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在組後訪談中，參加者表示透過參與小組可以抒發感受、參考其他人的經驗、獲得新的角度及互相支持。

參加者面對家庭暴力採用的對應策略會因應參加者對婚姻關係的意向而定，即離開婚姻或維持婚姻；無論參加者現階段的意向是努力維持婚姻或是決定離婚，參加者的主要考慮是子女的成長和福祉。有選擇停留在婚姻 / 暴力關係中的參加者分享堅持背後的信念也是子女的利益，還有家庭完整、對家庭的責任、婚姻仍可以補救及宗教信仰。

參加者都有一個選取身份 - 「爸爸」。組員豐厚地描述他們在暴力處境中當「爸爸」的行動、態度和能力，並給予這選取身份命名 -「全能爸爸」、「慈父」、「讓他溫暖」、「負責任」、「邊做邊學」、「盡力而為」、「背後支援」、「支持女兒」的父親；這些身分在社群中得到了確認。他們也發現這些爸爸的共通特質，包括愛錫子女、擔心家庭暴力對子女的精神健康和價值觀的影響。

組員都表示不會告訴職場的同事、朋友，甚至有不向家人透露自己承受家暴的處境；家庭暴力、受虐是一個「秘密」。支持「秘密」的想法 / 信念主要是怕會影響家人；其他人 / 社會的想法也是「秘密」的盟友，包括其他人不會明白、不會同情、幫不到、認定是你錯、取笑、「踩 (踐踏) 」你，會「食花生」(隔岸觀火、幸災落禍) 。社會主導「男性特質」的定義也在支持「秘密」，就是「男人的面子」、「男士應該自己處理問題」和「家醜不出外傳」的觀念，使受家暴影響的男士不容易挑戰「秘密」。組員終究對外尋求協助，是「秘密」失敗的證據。他們分享了抵抗「秘密」的轉捩點和支持，前者是對自己處境的認識(太大壓力、沒有路可行、認識自己)，後者是突破「秘密」的重要資源(找到社會服務機構、同路人，有可信任的人) 。

從個人經驗出發檢視文化、社會實踐和體制的建構，是敘事實踐的方向。組員在對話中的發現是共通經驗背後有著社會文化及體制的因素，因而對主流男性特質的定義、關於面對家暴受虐男士的論述提出質疑，也討論社會體制 / 系統 (社會服務 / 社工、法庭、警察、教會等) 在處理面對受虐處境男士的個案時，如何受著主流論述的影響，把這些男士置於不利位置。

組員也提出了其他男性特質的可能性，例如願意也懂得照顧小朋友、分擔家務、肯認輸、認為夫婦經濟角色可以轉變。他們重構了自己和小組成員的「選取性別身分」為「蛻變中的現代男士」；對「蛻變中的現代男士」的描述包括：潛能被激發、具多元能力、有分寸、「勁」。這解構主流「男性特質」論述和重構社群選取身份的過程呈現了他們的個人自主性；作為個人和群體，也擴闊了男性特質的可能性。

參加者明確地強調家暴本身是錯的、不能接受的；不論是男女受虐，都不輕易向人透露，同樣會受到傷害。但有參加者也認為面對家暴的男士因社會上普遍認為「男強女弱」，因而會質疑男性被虐的可能性或真確性；但與此同時，也有參加者坦承男性體力較大，如果選擇使用暴力，自己肯定不會成為受虐者。

7.2 建議

研究小組根據研究結果，整理出以下有關服務政策及社會工作介入的建議：

7.2.1 服務政策

跨專業合作

參加者的經驗反映不同專業對「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處境並不理解，使參加者在求助的過程中感到沮喪，甚至認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研究小組建議應在不同的專業界別內加強培訓，包括社會福利界別的社工、警務人員、司法人員等。

公衆教育

社會大衆普遍對家庭暴力欠缺認識，應透過社區教育，提升社會對「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關注和認識。此外，要培育公衆 (包括男女) 在親密關係中平等、尊重的價值觀，促進有效溝通、處理不同期望與衝突、互相接納、對男女多元特質的開放性，都指向著具性別角度的家庭關係、親職及公衆教育需要普及化及主流化。

對「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及家庭成員的支援

在現時香港社會服務機構中，只有少部份提供家庭暴力相關的服務。以男性作為服務對象的更少。由於傳統男性特質強調男人要強，因此「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即使有需要也不容易主動求助。研究小組認為「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的服務需要並未被確認；政府應加強對這群體的支援，針對受虐男士的壓力，情緒支援尤其重要。另一方面，社會服務也需為家庭中女性使用暴力者及目睹父母衝突的子女提供支援。

對離異家庭的支援

隨著離婚數字的上升及牽涉家暴的離婚個案也增加，社會需加強對離異家庭的支援，針對離婚後父母角色、責任的釐訂，評估父母協作的可能性，特別是有家暴背景的個案。本研究的發現是有男士為著父親的責任、對子女的愛惜、照顧子女的成長而停留在暴力關係中，情況與家暴的受虐婦女為了子女的福祉而不離開相似，反映離婚決定、過程及之後的全面支援實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社會也需檢視完整家庭優越論述的可能負面影響，鼓勵理性、負責任的離異考慮和決定。

總結及建議

7.2.2 社會工作實踐

個人訪談的重要性

由於研究所需，研究員邀請所有參加「重新出發」小組的男士進行組前的個別訪談。此研究發現，針對被標籤、邊緣化的社群，在小組前的個人訪談是有效介入的重要的一步，它有助社工向參加者提供有關小組的資訊、設計小組參加者的組合；也能協助參加者做參與的決定及作參與的準備。研究小組建議日後推行同類型小組時，可以考慮繼續使用此模式，在社工及參加者增加相互了解及釐清對小組的期望後，才進入小組。

小組/群體工作的適用性

有關家暴的服務，一向着重個案工作，這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因為不論是家暴受虐者或施暴者，面對的處境都是非常複雜，需要密集的介入。此研究發現社群工作的重要性，從治療、互助至尋求社會改變，都對受虐者帶來重要的啓發，能減少從個人病理角度帶來的自責及指責施暴者、認識家暴的社會建構、突破文化框架、探索制度變革。

針對父親身份的支援

此研究發現面對受虐處境男士的共通選取身份是「爸爸」，他們重視子女的健康成長、與子女的關係，盡最大努力為子女提供資源、保護和支援。隨著家暴及離婚數目的增加，社會工作應回應社會轉變中一些挑戰傳統男性以工作支持家庭經濟為唯一角色、重視親職責任與關係的「蛻變中的現代男性」在扮演父親角色及承擔責任時所需的支援。因應家暴受虐男士與子女的連繫往往因各種原因帶來困擾，情緒支援尤為重要。

女性主義男士工作

本研究發現，傳統男性特質是男士個人壓力的來源，也是塑造親密關係的重要因素。有參加者提出社會經濟轉變下，主流性別觀念並沒有因應作出調協，對兩性及性別關係帶來傷害。本研究建議社會工作介入模式應針對傳統男性特質，以擴闊男性特質的可能性為目標。

過去本地男士工作的手法多強調性別敏銳，即採用符合傳統男性特質的活動形式，認為這樣才能吸引男士參與。在這研究開展小組的過程中，研究員及工作員得到了一些啓發：小組工作及活動的設計應探索擴闊男性特質的可能性，而不是鞏固使參加者受害、僵化的性別定義。工作員應反思自己對男士、面對家庭關係困難的男士是否也抱持假設，因而限制了採用的介入模式。本研究的實踐部份破解了一些男士工作的迷思：男士都很願意分享內心感受，將自己的想法、情緒在小組內抒發；如果小組的主題、內容與設計能回應參加者的需要，男士也可以是投入的參加者及活動形式和內容不必符合傳統性別定型。

總結及建議

反家暴的性別協作

在家暴的背景中，施暴者與受虐者站在對立位置，當中是權力的展現與行使。但不論是男對女、女對男；又或是在男男、女女的親密關係中，都絕不應該容許有暴力的發生；家暴應該是男女共同關注的議題。本研究也曾探討男性受虐者對家暴中女性比例偏高及女受虐者的處境的理解，發現參加者對男女受虐者的不同和共通之處都能理解，也有同意整體社會及親密關係中男性的優越。對受虐男士來說，女性受虐者的處境也惡劣，社會應該為這些女性提供協助。這些對話啓發反家暴的倡議工作中，性別協作的可能性，值得進一步探討。

社群敘事實踐的應用

敘事實踐作為是次介入模式，著重男士以自己的經驗出發進行分享與探索。參加者作為自己的問題的專家，故事中有大量的豐富資料；在非批評的環境中，組員可自由地在組內經歷自我探索 (self-exploration) 的過程。在小組開始前，社工已告訴組員小組形式並不是教學或講座，探討的過程也不一定能解決參加者所面對的問題；縱使如此，參加者在組後個別訪談中均能指出小組中的對話對他們的幫助。

7.3 研究的限制

7.3.1 本研究的參加者人數為17位，因要配合男士小組的開展並未能系統地進行目標性抽樣，但參加者的背景仍可有效反映多元性 - 暴力種類、年期、年齡、婚姻狀況、收入、使用社會服務狀況等，但低收入/貧窮的、學歷較低的參加者偏少。

7.3.2 由於三個男士小組分別由三位研究員/工作員推行，以設計的對話地圖為框架，但難免影響資料蒐集過程的標準化。研究團隊的經驗是，服務機構進行評估研究時，特別是針對被邊緣化的群體，招募困難、人手安排都是常見困難，只能盡量克服以減少對研究的影響。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1). Intimate partner abuse and relationship violence. Retrieved January 31, 2008, from http://www.apa.org/pi/iparv.pdf.

Cheung, M., Leung, P., & Tsui, V. (2009). Asian male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Services exclusive for me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4, 447-462.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6). *Understand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act sheet.* Retrieved January, 31, 2008, from http://www.edc.gov/ncipc/dvp/ipv_factsheet.pdf.

Davis, B. (1990). Agency as a form of discursive practice: A classroom scene observe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1(3), 341-361.

Denborough, D. (2008a).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 Responding to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mmunities who have experienced trauma*.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

Denborough, D. (2012). A storyline of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 A history of ideas, social projects and partnership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rapy and Community Work*, 1, pp. 40-65.

Follingstad, D. R., & Bradley, R. G., Helff, C. M., Laughlin, J. E. (2002). A model for predicting dating violence: Anxious attachment, angry temperament, and need for relationship control. *Violence and Victims*, 17(1), 35-47.

Freedman J., & Combs, G. (1996). *Narrative therap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ferred identi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Freire, P. (1994). *Pedagogy of hope: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NY: Continuum.

Hung, S. L. (2011).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 with rape victim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rapy and Community Work*, 2011, 1, 14-21.

Hung, S. L. (2014). *Project report: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 with male sexual perpetuator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of Hong Kong. Unpublished report, Master of Narrative Therapy and Community Work*,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anchikanti Gomez, A. (2011). Testing the cycle of violence hypothesis: child abuse and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as predict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young adulthood. *Youth & Society*, 43(1), 171-192.

Morgan, A. (2000). *What is narrative therapy? An easy-to-read introduction*. Adelaide, Australia: Dulwich Centre.

Pease, B. (2000). *Recreating men: Postmodern masculinity politics*. London;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Pease, B. (2010). *Undoing privilege: Unlearned advantage in a divided world*.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White, M. (1995). *Re-authoring lives: Interviews and essays*.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

Turner, V.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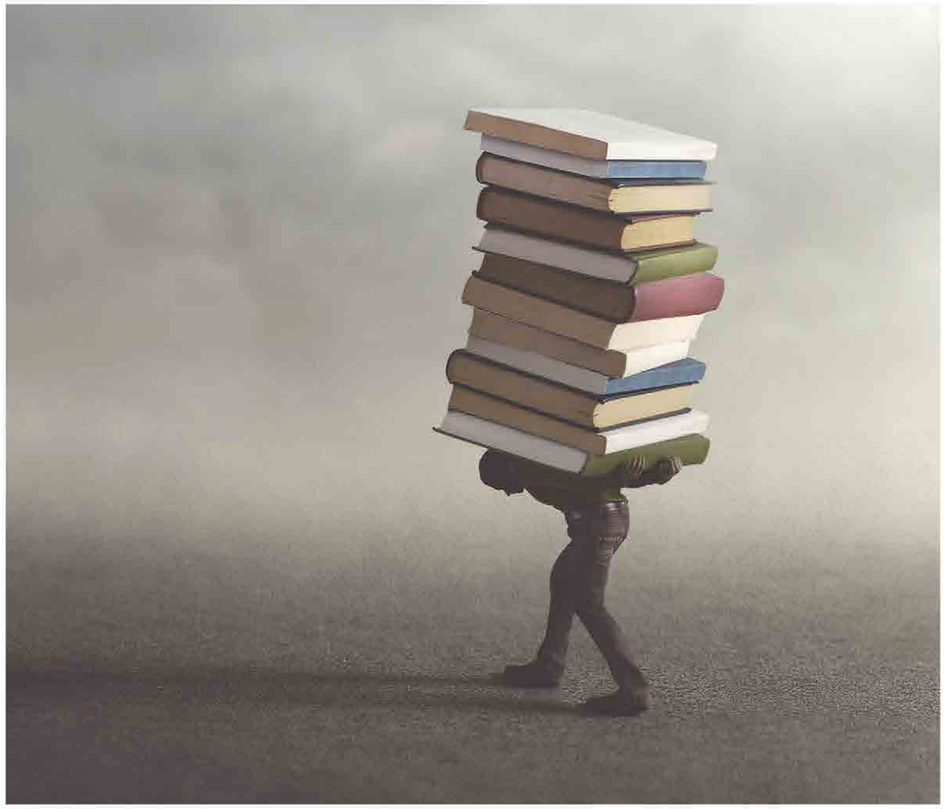
White, M. (2007).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White, M., & Epston, D. (1990).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New York: W.W. Norton.

社會福利署(2011a)《處理親密伴侶暴力個案程序指引(二零一一年修訂版) 》。香港：社會福利署。

社會福利署(2011b) 《二零一八年新呈報虐兒、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及性暴力個案統計數字》。香港：社會福利署。

和諧之家(2014)《女性使用暴力之心理教育輔導培訓手冊》。香港：和諧之家。



附件一

個別訪談大綱(小組開始前)

1. 講述你的婚姻或家庭的故事
2. 描述你所經歷的暴力的歷史、性質、頻率、形式、以及婚姻出現的變化
3. 你當前遇到在關係中的問題或困難；命名問題：為甚麼這 / 這些問題 / 困難對你來說是困難的？
4. 問題對你、你的妻子、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的影響；不同時期的差異
5. 你、你的妻子、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對家暴行為的回應或反應
6. 你對婚姻和家庭中的性別角色的理解：
   - a 丈夫 —— 太太
   - b 父親 —— 母親
   - c 兒子 —— 女子
   - d 女婿 —— 媳婦
7. 為暴力 / 暴力關係命名；你的身份是受害人或其他？你的妻子的身份是施虐者或是其他？
8. 你對「家庭暴力中的男性」與「家庭暴力中的女性」的理解；社會上的普遍理解
9. 你對「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的理解；家暴經驗告訴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或男人？
10. 婚姻、離婚、家庭的意義
11. 你加入這個小組是帶著什麼想法、希望和憧憬？

附件二

個別訪談大綱(小組結束後)

一、挑戰/抵抗「秘密」- 家庭暴力

二、有關個人身份(Individual Identity)的提問:

1. 透過參加這小組告訴你自己重視的是甚麼？
2. 參加這小組對你來說是生命中的怎樣的一步？
3. 有沒有關於自己的新發現？
   - a 你對應所面對的問題的知識和技巧
   - b 你重視的價值觀、信念和動機
   - c 你對自己、孩子和其他人的希望和夢想
4. 參加小組後，你會如何描述自己？
5. 今天，你會如何描述自己的家暴故事？
6. 參加小組後身份的轉變 – 受害人和 / 或其他身份? (多重身份)
7. 因應你在小組中發現自己所重視的價值觀和信念，將來你會有甚麼行動去實踐價值觀、信念、盼望與夢想？

四、有關社群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提問:

1. 對於「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這社群的新發現？
2. 你會如何形容小組內的男士？你會怎樣描述這個集體？
3. 作為一個社群，參加小組後身份的轉變 - 受害人和 / 或其他身份？(多重身份)

五、性別與家庭暴力

1. 對於家庭暴力、受虐男士、受虐女士或一般暴力，你的立場(position)是甚麼？
2. 你的立場如何建立？這些想法是從哪裡來的？
3. 你有甚麼想與其他「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男士」分享？
4. 你有甚麼想與其他「面對家暴受虐處境的女士」分享？
5. 關於家庭暴力，你有甚麼想與社會人士分享？
6. 你對於男士和女士一起對抗暴力，你有甚麼意見?為甚麼及如何實踐？

研究團隊成員

- 洪雪蓮博士 （首席研究員）
- 劉肇薇博士 （研究員）
- 馮國堅博士 （研究員）
- 胡啟恩女士 （和諧之家 「男」天再現 – 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臨床督導主任）
- 陳沛恩先生 （和諧之家 「男」天再現 – 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主任）
- 黃小平女士 （和諧之家 「男」天再現 – 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社工）

「男」天再現受虐男士自強計劃

評估研究報告

RESEARCH REPORT